

# 商代晚期亞醜者姁器組研究 ——附論亞醜方簋的新認識\*

張苴\*\*

## 提 要

商周時期的族氏銘文銅器中，帶有「亞醜」銘的器物有幾個特點，包括方形器的比例高、目前所知的出土地點單一，以及未見與其他族氏名複合的情形。在亞醜器中，有一群鑄銘為「[亞醜]。者姁以天子尊彝」的同組器物，包括甗、尊、爵、觥、壘等類型，除了傳世未見的甗，現在可以見到的這組器物，全部都是方形器，標誌著器主的貴族身分。據「者姁」的稱名結構，可知作器者是一位女性。由於亞醜器大部分皆僅署族氏名，因此銘文訊息較為豐富的這組者姁器顯得重要，是理解整體亞醜族氏的核心器物。

本文透過對現有亞醜器物的整理研究，檢視亞醜者姁器組的器物，特別是形制殊異的〈亞醜方簋〉，由器物比對研究，配合科技檢測，重新認識這件方簋的原來面貌，以及這組器物實際上可能的組合內容。其次，由「醜」字銘文型態的差異進行分類，在字形偏旁筆劃以及部件配置的基礎之上，對銘文行款佈局、施銘位置、陽文、反書等特徵觀察，配合器物形制、紋飾的研究，比對商代晚期殷墟鑄銅工藝的發展，重新思考亞醜器的分類與構成。最後回到銘文內涵的字義和語法考證，試探亞醜者姁器群的來源和文化性質，並由這組器物反映的人群關係，增進對於商代晚期女性作器情形的認識。

**關鍵詞：**亞醜、者姁、亞醜方簋、山東蘇埠屯、河南安陽、商代女性作器

\* 收稿日期：2022年4月21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8月29日

本文初稿曾於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主辦之「第八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2019年8月16日）宣讀，謹此致謝。

\*\*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助理研究員

## 一、前言

迄今所見的商周時期帶銘青銅器中，族氏銘文器約有 6000 多件，字群約有 604 類。<sup>1</sup> 相比於其他的族氏銘文器，帶有「亞醜」銘的器物有幾個特點，<sup>2</sup> 如方形器比例高、目前所知出土地點單一，以及未見與其他族氏名複合的情形。在亞醜器中，有一群鑄銘為「[亞醜]。者姁以大子尊彝」的同組器物，包括甗、尊、爵、觥、壘等類型，其中除了傳世未見的甗，現在可以見到的這組器物，全部都是方形器，占亞醜方形器的三分之一（表一）。方形器標誌著高規格的製作技術，並突顯墓主的身分階級，據「者姁」的稱名結構，可知是一位女性。由於亞醜器大部分皆僅署族氏名，因此銘文訊息較為豐富的這組者姁器顯得重要，是理解整體亞醜族氏的核心器物。

在 30 年代和 60 年代，山東益都蘇埠屯曾陸續出土帶有亞醜銘文的青銅兵器和禮容器。<sup>3</sup> 由於亞醜銘直至清代才出現著錄，且蘇埠屯墓地曾遭盜掘，過去的學者大多推測，傳世可見的亞醜器應當皆來自於蘇埠屯。因蘇埠屯一號墓為帶有四個墓道的大墓，為安陽殷墟之外的高規格墓葬。張長壽提出此墓應為亞醜族的首領墓葬，蘇埠屯為該族氏的族墓地，並與薄姑國聯繫。<sup>4</sup> 其後，陸續有多位學者發表關於此族氏與歷史上的古國對應，透過文獻比對，有夏遺民、<sup>5</sup> 齊國、<sup>6</sup> 九侯等

- 
- 1 據王長豐統計，具有族氏銘文特徵，但不同形式的族氏銘文有 2168 種，以字頭細分可歸納出 604 類字群。詳見氏著，《商周金文族徽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76。
  - 2 關於「醜」字的釋讀，參見周法高、李孝定、張日昇，《金文詁林附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7），頁 297（2111）、264（2109）。專文如董珊，〈釋蘇埠屯墓地的族氏銘文「亞醜」〉，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337-368。韓雪認為此族徽應釋作亞𠄎，是商代𠄎族小宗，並提出該族在商代晚期居住的青州蘇埠屯，即是春秋時期齊國的移地。詳見氏著，〈青州蘇埠屯亞𠄎族徽新釋〉，《中原文物》，2019 年 6 期，頁 122-124。該字釋讀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故行文以學界所熟知的「醜」字進行討論。
  - 3 齊文濤，〈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72 年 5 期，頁 3-18；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號奴隸殉葬墓〉，《文物》，1972 年 8 期，頁 17-30；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館，〈青州市蘇埠屯商代墓發掘報告〉，收入張學海主編，《海岱考古》第一輯（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頁 254-273；張履賢著，唐友波整理，《蘇埠屯銅器圖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
  - 4 殷之彝，〈山東益都蘇埠屯墓地和「亞醜」銅器〉，《考古學報》，1977 年 2 期，頁 23-27，後收入張長壽，《商周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14；顧頡剛遺著，〈奄和薄姑的南遷〉，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文史》第三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1-16。
  - 5 杜在忠，〈關於夏代早期活動的初步分析〉，收入中國先秦史學會編，《夏史論叢》（山東：齊魯書社，1985），頁 245-265；王樹民，〈亞醜推論〉，《東夷古國史研究》第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頁 76-99。
  - 6 李零，〈蘇埠屯的「亞齊」銅器〉，《文物天地》，1992 年 6 期，頁 42-45；李海榮，〈亞（酉皿

不同的說法。<sup>7</sup> 此外，李學勤以甲骨刻辭中的「小臣醜」之活動記錄，推測商王為防禦東邊的人方，故而命其率領族人前往戍守，<sup>8</sup> 是為該族活躍於蘇埠屯地區的前因。因此蘇埠屯與亞醜族氏的性質，多被認定為商王朝在山東部署的軍事據點，是商人東擴掌握夷人領地的最後階段，亞醜族氏可能是來自商王朝的王室成員或者高級將領。<sup>9</sup> 黃銘崇運用考古材料與地理資訊分析，由經濟層面思考與族氏分佈位置，提出包括濟南大辛莊與青州蘇埠屯，是商王朝掌控渤海灣製鹽與輸送安陽的要道，<sup>10</sup> 換而言之，駐守於蘇埠屯的亞醜族氏是確保這項重要經濟活動順利進行的重要角色，也是晚商王朝族氏政治結構中的一環。

過去對於亞醜器的研究，集中於「醜」字的釋讀、族屬性質，以及與商王朝的關係，亞醜者姁器組較少獲得關注。由於這組器物全數為傳世器，出土地來源不明，過去因為山東蘇埠屯墓地的發掘，而被納入相同的時空範疇，並且以此器群的方形形制表徵與該墓地為高級規格直接聯繫。然而，《河南吉金圖志賸稿》記載〈亞醜者姁方爵〉傳出土於河南，<sup>11</sup> 另有一件〈亞醜方鼎〉傳出土於安陽。<sup>12</sup> 李伯謙曾指出亞醜族是以異姓族人的身分於商都任職。<sup>13</sup> 出土於安陽的亞醜器可能是源自於商王朝攏絡手段的贈器。考慮亞醜者姁器組為同銘書篇，有高度的一致性，應為鑄銅工坊一起鑄造的同組器，應屬相同來源。本文擬透過對現有亞醜器物的整理研究，重新檢視亞醜者姁器組的每一件器物，特別是形制殊異的亞醜方簋，由器物比對研究，配合科技檢測，重新認識這件方簋的原來面貌。其次，由「醜」字銘文型態的差異進行分類，在字形偏旁筆劃以及部件配置的基礎之上，

妻）銘銅器研究》，《遼海文物學刊》，1995年1期，頁35-48、53；黃川田修著，藍秋霞譯，許宏校，〈齊國始封地考——山東蘇埠屯遺址的性質〉，《文物春秋》，2005年4期，頁69-78。

7 王恩田，〈益都蘇埠屯亞醜族商代大墓的幾點思考〉，收入陳光祖編，《金玉交輝——商周考古、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頁23-39。

8 李學勤，〈考古發現與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3期，頁253-357。相關論說又見於氏著，〈重論夷方〉，收入氏著，〈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頁253-257、241；氏著，〈帝辛征夷方卜辭的擴大〉，《中國史研究》，2008年1期，頁15-20。

9 郭妍利，〈也論蘇埠屯墓地的性質〉，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247-272。

10 黃銘崇，〈晚商王朝的族氏與族氏政治〉，收入陳光祖、臧振華主編，《東亞考古的新發現》（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第四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1-94。

11 孫海波主編，《河南吉金圖志賸稿》（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8），圖42，頁97-98、141。

12 梁上椿，《巖窟吉金圖錄》（1943年刊本），上4。

13 李伯謙，〈從殷墟青銅器的族徽所代表的族氏地理看商王朝的統轄範圍〉，收入荊志淳、唐際根、高鳴謙一編，《多維視域——商王朝與中原早期文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139-151。

對銘文行款佈局、施銘位置、陽文、反書等特徵觀察，配合器物形制、紋飾的研究，比對商代晚期殷墟鑄銅工藝的發展，重新思考亞醜器的分類與構成。最後回到銘文內涵的字義和語法考證，試探亞醜者姤器群的來源和文化性質，並由亞醜者姤器組反映的人群關係，增進對於商代晚期女性作器情形的認識。

## 二、亞醜器群的構成

經筆者整理，亞醜族氏銘文器總計為 103 件，其中出土器 14 件，傳世器 89 件（附錄一）。出土器的部分，地點集中於山東益都蘇埠屯，由於該墓地曾遭盜擾，出土器物僅見兵器和少量的禮容器，難以反映墓主身份全貌。亞醜器大部分為傳世器，且多數著錄於清乾隆朝編纂的銅器圖錄之中，包括《西清古鑑》（1755）、《寧壽鑑古》（約 1776-1781）、《西清續鑑》甲、乙編（1755）等。由於著書時代的器物知識侷限，這四套書收錄的亞醜器包括了後仿器物，再加上流傳過程中的散失，現在能見到帶亞醜銘的器形圖像僅剩 57 件。國立故宮博物院承繼清宮的豐富收藏，典藏有商代晚期亞醜器 19 件，為舉世公、私收藏中數量最多之處。本文擬在此基礎之上，展開對亞醜器的認識與考察。

亞醜器在器類的分佈方面（表一），以酒器為主，爵、觚、卣的數量雖然看起來較多，但是以有限的器形圖來看，這些器物彼此的形制和紋飾不具明顯的共性，銘文內容也沒有關聯性，無法說明是否具有核心器物的代表性。方尊、方彝、觥和壘則存在較高的組合可能性，例如四件方尊的形制、紋飾明顯來自同一範式，兩件套環圓壘和兩件方壘應該都是各自成套。方尊、觥與方彝的組合，表現的是商代晚期的禮器組合內容。<sup>14</sup> 特別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亞醜方觚〉（《集成》06970，高 43.3 公分）和端方舊藏〈亞醜方爵〉（《集成》07786，高 45.4 公分），若從器物紋飾和尺寸來看，兩器可能原為來自同一套組合。透過亞醜器的禮器搭配形式，可窺見商代晚期鑄銅工藝，因需求增加和禮儀改變，組合的內容和形態也有所變化。<sup>15</sup> 在食器方面，類型只見鼎、簋和甗三種，其中鼎的類型以分

14 馮峰曾指出西周時期的尊與方彝，近同於尊、方彝、觥組合。詳見氏著，〈論西周青銅器中的尊、方彝（尊、方彝、觥）組合——兼談其與尊、卣組合的關係〉，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八》（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 281-307。

15 黃銘崇，〈殷墟末期的青銅器——從「分器」角度的考察〉（待刊稿）。

襠鼎和小型方鼎爲主，具殷墟四期的特色之外，也說明此類器物進入西周初期的開端。另見少數的兵器和樂器，根據形制和紋飾類型，年代大約落在殷墟三、四期之間。在兵器方面，出土的大型鉞，象徵著墓主曾經在軍事活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sup>16</sup>

表一 亞醜器類型表

器類	酒器											食器			兵器			樂
	爵	角	斚	觚	觶	卣	盃	尊	觥	方彝	壘	鼎	甗	簋	鉞	戈	矛	鏡
亞醜全	8	1	1	7	3	9	4	13	3	3	7	19	3	9	1	1	6	1
方形器	3			1				5	3	3	3	9						
者姤組	1							2	3		2		1					

依銘文來看，除了僅署「亞醜」單字銘文的銅器之外，具有人名者，包括父乙 3 件（《集成》 01819 《集成》 05728 《集成》 05894）、<sup>17</sup> 父丙 1 件（《集成》 01837）、父丁 7 件（《集成》 01839 《集成》 01840 《集成》 03178 《集成》 03310 《集成》 05735 《集成》 07230 《集成》 09373）、父辛 5 件（《集成》 05085 《集成》 01884 《集成》 03331 《集成》 03332 《集成》 03333）。由日名使用的情形來看，亞醜族氏呈現與殷商文化的關係密切。女性稱名的情況，見有「婦鶴」（《集成》 07287）、「杞婦」（《集成》 05097）、「寗盂」（NA1644）、<sup>18</sup> 「嬭」（《集成》 00399）以上皆僅出現於個別器物，目前可以見到較多的女性稱名器物，爲「者姤」，下面就這組器物說明。

### 三、傳世亞醜者姤器組

相較於常見的族氏銘文，如「史」、「舉」、「丙」、「冉」等皆出現於宋代吉金著錄，「亞醜」遲至清代才始見於著錄。亞醜者姤器群的銘文內容基本相同，皆爲

16 楊寶成，《殷墟文化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4），頁 238-244。

1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4）。以下簡稱《集成》。

18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合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以下簡稱《新收》，收錄號以「NA」標示。

「〔亞醜〕。者姤以大子尊彝」。目前所知者皆為傳世器。最早見於著錄的為〈亞醜者姤方尊〉(圖1),刊載於乾隆皇帝(1711-1799,在位1735-1796)所飭編的《西清古鑑》卷8之35〈周諸姬尊〉(圖2)。<sup>19</sup>此書成於乾隆十六年(1751),是為該器出土年代的下限。據清乾隆皇帝御製詩〈題和闐玉周諸姬尊〉,乾隆五十一年(1786)時曾命玉工仿此器型制製作同款玉器。<sup>20</sup>在觥形器的部分,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1804)曾著錄〈亞醜者姤觥〉,<sup>21</sup>此器後經潘祖蔭、端方遞藏。<sup>22</sup>此外,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1820)曾著錄〈亞醜者姤方爵〉。<sup>23</sup>再來吳大澂、潘祖蔭、端方等人皆曾收藏過〈亞醜者姤方甗〉,<sup>24</sup>以上可見此器組在清朝年間的流轉和著錄情形。

《集成》中收錄的亞醜者姤器計8件,銘文拓片詳附錄二。若仔細觀察拓片,可見這8件器物不論是銘文行款或個別字形,有相當高度的一致性。行款差異較大的為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疊,其器蓋銘文有別於此器群的兩行直書,為四行的排列,亞醜字形獨踞首行。再進一步比對,兩件方尊的銘文有著更高度的契合,僅有少數筆劃略異。若以這兩件方尊為中心,字形與之較為接近的是兩件疊。再來是方爵,銘文行款不同,「大」字位於第一行行末。另外,甗(《集成》00917)和其中一件觥(《集成》09294)的器蓋銘文幾乎如出一轍,且均為反書,考慮兩器皆曾由吳大澂、端方遞藏,這兩件器物現階段皆不知所蹤,可能有拓片誤植的情形。另一件現存於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的〈亞醜者姤觥〉(《集成》09295),其器蓋銘文由左起讀。於個別字形的差異方面,其中四篇銘文的姤字僅

19 (清)梁詩正等奉敕撰,《西清古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文淵閣本影印),冊841,卷8,頁61-62。

20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武英殿本影印),卷24,頁12,〈題和闐玉周諸姬尊〉:「雖未白如脂,亦無瑕玷疵。取形依古鑑,作器肖諸姬。實厭俗新樣,俾知周舊儀。攸聞傳匪說,永世在求師。」(詩註:《西清古鑑》中有此周諸姬尊圖)

21 (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九年〔1804〕刻本影印),冊901,卷7,頁24。

22 (清)端方,《陶齋吉金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光緒戊申〔三十四〕年〔1908〕正白旗滿洲端方石印本影印),冊904,卷3,頁34。

23 (清)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0,據中國文化學院圖書館涵江樓文庫藏本影印),冊1,頁21。

24 (清)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6,據中國文化學院圖書館涵江樓文庫藏本影印),冊4,卷9,頁20;鄒安,《周金文存》(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8)。

見「女」形，缺少「后」之偏旁（《集成》00917、09294.1、09294.2、09295.1）。另，現藏日本出光藏觥之器內底銘文中的「子」字，雙手上下擺動的寫法較近於族氏銘文中的「子」，而非子孫義的雙手向上之形。根據以上的線索，現知的者姤器中，《集成》所收錄的〈亞醜者姤甗〉（《集成》00917）、〈亞醜者姤觥〉（09294）疑點較多，且未見實物器影，本文不納入討論重點。就此器群的銘文書體而言，雖然有少數的細微差異，銘文書風一致，應來自同一鑄銅作坊，甚至書手相同的可能性也相當高。以下再就各器形制、紋飾進行討論。

### （一）亞醜者姤方尊

現存的兩件〈亞醜者姤方尊〉皆為清宮舊藏，一件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最後的陳設位置為南庫。另一件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3），器物來源是頤和園。<sup>25</sup> 這兩件方尊的形制、紋飾與銘文皆一致，原應為同一組器物。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亞醜者姤方尊〉，因本器足局部傷缺無法穩固站立，現況為足部套裝於黃花梨木座上。沈辰曾撰文探究現藏於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吳大澂（1835-1902）舊藏玉璧流傳始末，文中提到玉璧所配木座上有銘記「吳大澂印」及「舊藏南潯顧子嘉處，徐翰卿以諸女方尊易得之，今歸憲齋」座銘，提及「諸女方尊」即〈亞醜者姤方尊〉，文中依據器座材料及造型，指出該件方尊即是吳大澂所指之器。<sup>26</sup> 然而，若如沈文所述，那麼最後從南庫典查而出的〈亞醜者姤方尊〉，如何再度回到清宮之中，似乎無法解釋。將兩件清宮舊藏的〈亞醜者姤方尊〉仔細比對，於器形方面，除了形制相同外，尺寸、重量也所差無幾，最明顯的差異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者，腹足之際有方形穿孔，為《西清古鑑》器形圖像所無，其次在銘文的「醜」字形態，摹本中的「勺形」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器較為接近。從這兩項因素判斷，曾著錄於《西清古鑑》者應當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此器是否曾經歷吳大澂收藏，則不得而知。不過，考慮相同類型的方尊出土時多為成組的兩器，推測這兩件〈亞醜者姤方尊〉原為一對應無問題。

〈亞醜者姤方尊〉為方形器身，口部向外高曲度翻折，束頸，斜肩，高足外撇，平底。全器周身有八道扉稜，頸部扉稜向外延伸出口緣邊界。全器以浮凸的

25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館》（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40-41。

26 沈辰，〈故人似玉由來重：吳大澂舊藏玉璧流傳軼事〉，《美成在久》，2015年7期，頁6-25。

獸面紋及夔龍紋爲主紋，地紋以細密的雲雷紋爲飾，斜肩上另外分鑄八個立體獸首飾件，分爲二式，一爲掌狀角獸首，一爲高捲鼻象首，鼻下兩側有長牙突出，象首上另有小夔龍作角狀裝飾。就青銅方尊發展方面，目前可見的有肩三段式方尊，並且附有立體獸首飾件者，多集中出土於安陽殷墟，詳細器物資料如表一所列。較早的類型爲安陽小屯婦好墓出土的〈婦好方尊〉（圖4），<sup>27</sup>口部翻折曲度較小，圈足較高，立體獸首樣式爲蹲踞鳥獸和大捲角獸首。同樣爲婦好墓所出的一對〈后嫫癸方尊〉（圖5），全器高度較高，體型較爲狹長，立體獸首僅見四個。<sup>28</sup>這兩件婦好墓的方尊時代約爲殷墟二期。與〈后嫫癸方尊〉器形較爲接近的是安陽花園莊東地所出的〈亞長方尊〉（圖6），時代爲殷墟二期晚段，<sup>29</sup>此件器物較爲特殊之處是銘文位於口部器表翻折處，在蕉葉紋相間空白處的左右各施一銘。與〈亞醜者姁方尊〉形制、紋樣較爲接近的，爲安陽郭家莊 M160 出土的兩件〈亞址方尊〉（圖7），八個立體獸首飾件樣式也幾乎相同。於鑄造遺痕方面，獸首飾件皆可見小圓銅釘，婦好墓出土的方尊在腹足之際可見十字型穿孔，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亞醜者姁方尊〉及郭家莊出土〈亞址方尊〉則無。兩者僅見較細微的差異之處，如〈亞醜者姁方尊〉的主體獸面紋、夔紋以單線勾勒，主次紋樣較爲明顯，〈亞址方尊〉的主紋則填滿雲雷紋，與地紋只有浮雕之別。其次，〈亞址方尊〉的象牙較長，再者，爲銘文位置的差異，〈亞醜者姁方尊〉的銘文在口沿，〈亞址方尊〉的銘文在器內底。雖然有這些細微的差異，但這兩組器的密切關係無庸置疑，該墓的考古報告也已指出這兩組器的互爲聯繫，重量甚至一致。<sup>30</sup>郭家莊的時代爲殷墟三期晚段，據此〈亞醜者姁方尊〉的年代約落於同樣的區間。

2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圖版一八；蔡玫芬、朱乃誠、陳光祖主編，《商王武丁與后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158。

28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第3冊，圖版109，頁110。

2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頁156-157。

3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頁84-8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新出土青銅器》，頁250-255。

表二 有肩式方尊資料表

年 代	器 名	現藏地 / 出土地	尺 寸	銘文位置
殷墟二至三期	婦好方尊	安陽小屯殷墟婦好墓 M5：792	高 43、口長 35.5 公分	器內底
	后嫫癸方尊	安陽小屯殷墟婦好墓 M5：806	高 55.6、口長 37.5 公分	器內底
	后嫫癸方尊	安陽小屯殷墟婦好墓 M5：868	高 55.6、口長 37.5 公分， 重 31 公斤	器內底
	亞長方尊	安陽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 M54：84	高 51.9、口長 36.6 公分	頸部外壁
殷墟三期晚段	亞醜者姁方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 (《集成》05935)	高 45.7、口徑 33.7 公分， 重 22.595 公斤 (含木座)	口沿
	亞醜者姁方尊	北京故宮博物院 (《集成》05936)	高 45.5、口徑 33.6 公分， 重 21.5 公斤	口沿
	亞醜方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 (《集成》05562)	高 45.3、口徑 33.6 公分， 重 18.7 公斤	器內底
	亞醜方尊(銘疑)	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銅 1870)	高 39.1、口徑 29 公分， 重 11.78 公斤	口沿
	亞址方尊	安陽郭家莊 M160：128	高 44.3 公分，重 21.5 公斤	器內底
	亞址方尊	安陽郭家莊 M160：152	高 43.9 公分，重 21.4 公 斤	器內底
商末周初	長子口方尊	鹿邑長子口 M1：125	高 37.8、口徑 22.8 公分， 重 8.03 公斤	腹底內壁
	長子口方尊	鹿邑長子口 M1：8	高 37.9、口徑 22.8 公分， 重 8.03 公斤	腹底內壁

國立故宮博物院另藏有兩件〈亞醜方尊〉(圖 8、9)，雖然量體較小，但全器形制、紋飾、獸首飾件與〈亞醜者姁方尊〉、〈亞址方尊〉基本相同，其中一件的銘文在器內底(《集成》05562)，另一件的銘文在口沿(中銅 1870)，後者銘文係刻劃，應為後加，陳芳妹已指出此器的來源應同為亞醜族。<sup>31</sup> 綜觀此類帶立體獸首的有肩式方尊，集中出土於安陽，流行時期為殷墟二期至四期。

3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陳芳妹編，《商周青銅酒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圖版貳貳，頁 249。

## (二) 亞醜者姁方爵

〈亞醜者姁方爵〉(圖 10) 爲張廷濟(1768-1848) 舊藏器，者姁器當中，唯有此爵曾載爲河南出土。<sup>32</sup> 張廷濟號叔未，浙江嘉興人，乃嘉慶、道光年間的書法家，喜好金石，築清儀閣收藏古器物，撰述考證論說編著而成《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書中提及於蘇州購此方爵。根據張文描述，此爵的銘文位置在於「尾」部，相較於通常青銅爵的銘文位於鑿內或柱上，甚爲殊異。<sup>33</sup> 然而，傳世的另外三件〈亞醜爵〉(《集成》07784、07785、07786) 亦可見銘文置於尾部，第一件現藏於德國科隆藝術博物館，<sup>34</sup> 第三件爲端方舊藏，根據拓片，此方爵銘文亦可見施於尾部。<sup>35</sup> 出土器方面，銅爵施銘於尾部的情形也較爲罕見，如安陽殷墟西區墓地所出的〈亞魚爵〉(84AGM1713: 50)。<sup>36</sup> 者姁爵爲方形器，塔形雙立柱，平底，四足。器腹四邊及中心帶有七道短扉稜，流、頸和尾帶有長扉稜，其中頸部的六道扉稜及尾的扉稜均凸出邊界，與前述方尊的頸部扉稜相同。於紋飾方面，流、尾爲蕉葉紋，器腹爲獸面紋，器足爲目夔紋，全器地紋填以細密雲雷紋。方形爵甚爲少見，最早的出土器可追溯於殷墟一期早段的小屯 M331，此墓曾出土一對平底四足方爵(R2028、2029)(圖 11) 通高約 20 公分。<sup>37</sup> 帶扉稜者見於三、四期，如安陽後崗商代墓〈斲方爵〉(M9: 10) 此器通高 17 公分，流至尾長 16.4 公分，銘文爲於鑿內，爲殷墟四期器。<sup>38</sup> 相比而言，〈亞醜者姁方爵〉通高 28 公分，體量較大。此爵於形制方面少見，扉稜設計、紋飾安排與前述方尊基本相同，以及與安陽郭家莊出土的一對〈亞址方罍〉(M160: 111、173) 形制、紋飾相似(圖 12)。<sup>39</sup> 但此器銘文異於同類器，選擇尾部較爲顯著的位置，整體而言，此方爵的年代應爲殷墟三期晚段。

32 孫海波主編，《河南吉金圖志賸稿》，頁 141。

33 (清) 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頁 27。

34 Herbert Butz, *Frühe Chinesische Bronzen aus der sammlung Klingenberg* (Berli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1993), p. 63.

35 (清) 端方，《陶齋吉金錄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光緒戊申〔三十四〕年〔1908〕正白旗滿洲端方石印本影印)，冊 904，頁 11。

3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新出土青銅器》，頁 370-373。

37 李永迪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 25。

3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新出土青銅器》，頁 364-365。

3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頁 93-94；彩版 10；圖版 43。

### (三) 亞醜者姁方觥與亞醜方簋

孫海波於《河南吉金圖志臚稿》曾言其時所見〈亞醜者姁匜〉者有 5 件，<sup>40</sup> 據現今學界對於器類的認識，匜實為觥，其後《殷周金文集成》收錄者僅兩器，一為潘祖蔭、端方舊藏（《集成》09294），<sup>41</sup> 一為現藏於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集成》09295）（圖 13）。<sup>42</sup> 前者現不知所蹤，後者已有器影發表，現就此資料考察。出光所藏的〈亞醜者姁方觥〉，高約 31 公分，銘文在蓋內和器內底。如前所述，此觥較為特殊之處為器蓋銘文由左起讀，且「姁」字僅有「女」形，缺少「后」旁。於器形和紋樣方面，器蓋和口呈匜形，器腹和圈足為長方體，全器由上至下有三段式八道扉稜。器蓋前端為柱狀角獸首，蓋的後半為立體浮雕獸面。器鑿由大捲角獸面、牛耳獸首、站姿立鳥構成，珥部再由尾羽方折回勾，形成精神昂揚之狀。器腹飾獸面紋，頸部飾夔鳳紋，圈足為鳥紋，全器地紋同樣填以雲雷紋。方觥少見，傳世器見有〈山父乙觥〉（《集成》09271）此器失蓋，曾著錄於《西清古鑑》卷 32 之 1（圖 14），<sup>43</sup> 依線描圖觀察，形制、紋飾大致與〈亞醜者姁方觥〉相同。另德國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所藏的〈豸父乙觥〉（圖 15），<sup>44</sup> 亦為方觥形制，圖飾基本亦與〈亞醜者姁方觥〉相同，惟頸部鳳鳥紋形式不同。方觥缺乏出土器的年代資訊比對，由青銅觥類器來看，流行於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之間，圈足型的方形觥出現較晚。

在亞醜器當中，有一件傳世的〈亞醜方簋〉（《集成》03098）（圖 16），造型和紋飾華麗，特殊的方簋形制，迄今無可與之對照參考的器物。此器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故銅 002379）於文化部審定的古物分級中，列國寶等級，<sup>45</sup>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器由外觀來看，為方形器身，侈口，縮頸，高圈足外撇，兩個高聳的附耳突出於器身。器頸和器腹各有扉稜六道，足部則為八道。頸部及足面長邊飾夔鳳紋，腹部飾獸面紋，足面短邊飾鳥紋，地皆填雲雷紋。雙耳為立體造型的獸

40 孫海波主編，《河南吉金圖志臚稿》，頁 141。

41 （清）端方，《陶齋吉金錄》，卷 3，頁 34。

42 出光美術館編，《中国の工芸：出光美術館蔵品図録》（東京：出光美術館，1989），圖 77，頁 204，拓本 62a、62b。

43 （清）梁詩正等奉敕撰，《西清古鑑》，卷 32，頁 5-6。

44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99, Fig 49. 10.

45 2012 年 11 月 12 日審定。

首銜鳥，獸面爲大捲角，下接張口牛首，鳥羽作漸層浮雕，鳥足挺立爲珥。

在〈亞醜方簋〉的器內底，以肉眼可見一「亞醜」銘文隱現於鏽層之中（圖 17）。陳芳妹曾於《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一書當中，刊布〈亞醜方簋〉器內底的 X 光攝像。<sup>46</sup> 由此 X 光攝像，可見在器底的部分，爲三塊銘文拼接覆蓋而成，由下而上，最底層爲一中間有字的大亞形，第二層爲殘片拼接，可見「姁以」及「彝」字，最上層的是現肉眼可視的「亞醜」銘文。2020 年，爲籌備「鑑古：乾隆朝的宮廷銅器收藏特展」，國立故宮博物院科技檢測實驗室對此器進行檢測，<sup>47</sup> 透過新的全器 X 光攝像（圖 18），除了原來對於器內底的認識（圖 19），注意到了器身與口沿銜接之處，存在一道明顯的破補修整之處。（圖 20）由於該器來自清宮舊藏，曾著錄爲《西清續鑑·甲編》卷 7 之 18 〈周亞方彝〉（圖 21）。根據《乾隆朝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紀錄，這件方簋曾經陳設於紫禁城建福宮花園裡的靜怡軒。<sup>48</sup> 在清宮舊藏的青銅器中，不乏曾經遭後人改製的案例，<sup>49</sup> 因此這道清晰的口沿裂痕，促使筆者重新思考該器可能的原本樣貌。

經本文對於亞醜器物的整體研究，筆者認爲這件特殊的〈亞醜方簋〉，原本應該是一件〈亞醜者姁方觥〉。<sup>50</sup> 原因有三，第一，從青銅簋的形制演變來看，簋類器物始見於商中期，商代晚期才普遍見於禮器組合當中，均以圓口爲主，盛行的類型爲盆式簋，耳部型態由無耳至環耳的變化，未見突出於器表的大型附耳。進入西周之後，則是出現圈足底下附加方座的形式，器身也沒有朝方體發展。<sup>51</sup> 雖然曾有學者提出對於方簋的研究，<sup>52</sup> 但是討論的 9 件器物皆僅見於舊著錄當中，除

46 陳芳妹，《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8），頁 581。

47 該次檢測工作由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陳東和副研究員、黃千奇專業技術師、陳韻婕助理專業技術師執行。

48 吳曉筠，〈靜怡軒裏的銅器格子〉，《故宮文物月刊》，453 期（2020.12），頁 32-45。

49 張葢，〈文物會變身？談院藏〈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的改製前後〉，《故宮文物月刊》，443 期，（2020.02），頁 84-94。

50 陳芳妹已從器形外觀指出兩件器物的密切關係：「從帶有『亞醜諸姁以太子尊彝』銘的方觥其器耳、器身的作風與本器極近，推測此方簋或者可能與方觥爲同銘器。」見陳芳妹，《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頁 577。

51 彭裕商，〈西周銅簋年代研究〉，《考古學報》，2001 年第 1 期，頁 1-42；張懋鎔，〈西周方座簋研究〉，《考古》，1999 年 12 期，頁 69-75，後收入《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88-97；張懋鎔，〈再論西周方座簋〉，《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九輯），頁 10-22，後入《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98-111。

52 任雪莉，〈小議方簋〉，《考古與文物》，2011 年 5 期，頁 38-41，頁轉 79。

了〈亞醜方簋〉之外，另一可見圖像的方簋，器高僅有 11.9 公分，不似商代晚期青銅禮器規格，且與〈亞醜方簋〉的形制、紋飾迥異，無法當作參考器。其次，〈亞醜方簋〉器內底的第二層銘文可見「姤以」及「彝」字，說明與者姤器群來自同銘書篇，而且這篇銘文的方向與方觥的器銘排列方向相同，亦即與器物的長邊平行，反而與簋類器物的銘文排列方向通常與長邊垂直是不同的。第三，進一步細觀〈亞醜方簋〉的獸面紋飾，均存在左、右不對稱的情形。又如口沿鳥紋，可發現左、右兩側的紋飾明顯有異，其中一側鳥紋應經過修整（圖 22）。此外，方簋兩簋耳的紋飾，多處細節存在差異，包括鳥喙下頷面、鳥身羽毛的排列方式等（詳表四）。最後，比對現存於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的〈亞醜者姤方觥〉，兩器的形制、紋飾和尺寸，皆高度相似。除了口沿與流嘴的差異之外，特別是觥的鑿和方簋的雙耳造型完全一樣，兩器的器身、圈足也幾乎相同，說明這兩件器物原本當是同一組器。

表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亞醜方簋〉及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藏〈亞醜者姤方觥〉器型對照

	
<p>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亞醜方簋〉 帶耳高 20.3 公分 器高 18.5 公分 口徑 18.1×11.9 公分 足徑 13.75×14.3 公分</p>	<p>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藏〈亞醜者姤方觥〉 全器高 31.4 公分 足徑 12.2×14.2 公分</p>

亞醜器雖然以方形器著稱，核心表現是在酒器及方鼎，且在亞醜者姤器組中，全部器類都是酒器的情況下，作為簋類器的〈亞醜方簋〉異常突出，若還原其本為觥形器的樣貌，就完全合理。因此在者姤器組當中，目前可以見到最少兩件的〈亞醜者姤方觥〉。

表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亞醜方簋〉器身兩簋耳紋飾差異比較



#### (四) 亞醜者姁方壘

《殷周金文集成》收錄〈亞醜者姁壘〉兩件，一件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集成》09818）（圖 23），<sup>53</sup> 另一件僅曾錄於《三代吉金文存》（《集成》09819），<sup>54</sup> 後者已不明所蹤。前者為頤和園舊藏，現就此方壘進行討論。此方壘通高 60.8、寬 37.6 公分，重 20.8 公斤。以尺寸而言，屬大型禮器。該器為長方形體，有廡殿形器蓋，直頸，圓肩，肩兩側設獸耳銜環，寬面的腹壁下側置半環獸首，高圈足。全器由上至下共有六層紋飾，以獸面紋和鳥紋、夔龍紋相間，地填以細密雲雷紋。全器周身共五段式八道扉稜。肩部為四邊扉稜，除了獸耳，寬長邊另置立體的捲角獸首。相比前述所列者姁器，方壘較為常見，〈亞醜者姁方壘〉的形制、紋樣特徵年代約落於殷墟三期至四期。此器器蓋的銘文為四行排列，可能囿因於長方形器蓋的空間限制，但銘文行款排列錯落為「〔亞醜〕。者姁以尊彝大子」則不排除鑄造過程中產生的錯誤。

53 劉北汜，《故宮博物院藏寶》（香港：三聯書店；上海：上海藝文出版社，1985），頁 16。

54（清）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臺北：文華出版社，1970），卷 11，頁 42。

經過上述對於亞醜者姁器的觀察，就內部而言，此器群的高度共性表現在方形器體、銘文字形、突出的扉稜設計、立體獸首飾件，加之獸面紋和鳥紋、夔龍紋爲主的紋樣以及滿飾的雲雷紋，使得器物產生繁複縹麗的風格。此器群的年代約在殷墟三期晚段至四期，與安陽殷墟出土銅器密切相關。不過，除了方尊與郭家莊出土器相比對外，方爵、方觥和方壘目前皆無與之高度對應的器形。其次，者姁器群施銘位置值得留意，<sup>55</sup> 方尊的銘文在口沿，以及方爵的銘文在於尾部，皆可見亞醜者姁器群自身的特殊性。接著，本文擬探討亞醜者姁器群在所有亞醜族氏銘文器中的位置和屬性。

#### 四、亞醜銘文的分類

目前可見商代晚期亞醜族氏銘文青銅器爲 103 件，其中出土器 14 件，傳世器 89 件。因此亞醜銘文銅器的研究材料，主要集中於傳世器，而傳世器中僅見於著錄，未明現藏地和實際器影者 39 件。若以有效的研究對象而言，實際上約爲 66 件左右。材料分佈方面，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亞醜銘文青銅器計 23 件，其中 10 件曾經著錄於「西清四鑑」之中，也就是在乾隆時期以前入藏清宮，另包括少數真器偽銘、明清後仿器的例子，屬於商代晚期器的是 19 件。其他典藏地如北京故宮博物院 8 件及海外若干。根據以上的典藏情形，目前可知的亞醜銘傳世器，有一部分主體來自清宮舊藏，推測在清初時曾有該氏族所屬的墓葬出土。

西清四鑑大量著錄亞醜銘銅器的情形，連帶表現在清代金石學者的收藏和論說考據之中。嘉慶、道光年間的張廷濟，因曾收藏〈亞醜者姁方爵〉，特別關注亞醜銘銅器，並對此提出辨偽之說：「鼎彝屢有此文，然筆畫或有鎔鑄不到，或有同時贗造，或係復後人髣鑄，□字每多缺筆，止作□文，舊所以有格上三矢之說也。」<sup>56</sup> 格上三矢之說出於西清四鑑，<sup>57</sup> 雖然此說不足以據，但是對於字形的理

55 殷墟二期以後，青銅器的施銘通常依形制有固定的位置，如爵的銘文一般在鑿內或器外壁，尊銘在口下內壁或器內底中央等。相關文章如內田純子，〈商代的酒器與青銅禮器〉，收入陳光祖編，《金玉交輝——商周考古、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頁 86。

56 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頁 28。

57 如《西清古鑑》1.5、2.10、3.12、4.13、4.14、4.18、8.35；《寧壽鑑古》1.32、4.2、4.3、4.5；《西清續鑑·甲編》2.15、2.16、2.17、5.18；《西清續鑑·乙編》5.17、5.19、6.17 等等。

解，卻引人關注，特別是蘇埠屯墓地出土的青銅兵器，其亞醜銘的簡化字形，近似張文所論的「缺筆」現象，雖然亞醜器不乏真器後刻偽銘的例子，<sup>58</sup>但出土器和傳世器中字形筆畫的差異確實存在，本節擬就此現象整理討論。

較早注意到亞醜銘文字形差異，並進行分類的為王樹明，其文提出字形繁簡說，認為亞醜乃「甚」字簡體，並據此與斟灌族連結。<sup>59</sup>近年董珊的分類，為進行字義考證時的分類，對於醜字的不同形態視為異體字，其文指出醜字為「酌」。<sup>60</sup>這兩篇文章對於亞醜銘文字形的分類，乃立基於同一族屬的共同來源，分類的目的是作為考釋字義的基礎。另一方面，郭妍利近年以考古類型的方式，透過隨葬品的內涵和特徵分成三大類群，推測蘇埠屯墓地的年代依序分屬殷墟三期偏晚至四期，以及殷墟四期。<sup>61</sup>郭文的訊息提供蘇埠屯墓地出土銅器分期分類的可能性。現將所有亞醜銘文銅器，依據「醜」字銘文型態的差異分類，結合器形的對照整理如下：

### (一) 蘇埠屯組

#### Aa 型：

				
〈亞醜斂〉 蘇埠屯 M1：2	〈亞醜斂〉 蘇埠屯 M1：2	〈亞醜媯鏡〉 《集成》00399	〈亞醜鼎〉 《集成》01435	〈亞醜方鼎〉 《集成》01438

#### Ab 型：

				
〈亞醜矛〉 青州益都出土	〈亞醜矛〉 青州益都出土	〈亞醜矛〉 青州益都出土	〈亞醜矛〉 青州益都出土	〈亞醜矛〉 青州益都出土

58 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亞醜方尊〉（中銅1870）以及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亞醜甗〉（《西清》30.13）。

59 王樹民，〈亞醜推論〉，頁76-99。

60 董珊，〈釋蘇埠屯墓地的族氏銘文「亞醜」〉，頁337-368。

61 郭妍利，〈也論蘇埠屯墓地的性質〉，頁247-272。

				
〈亞醜矛〉 青州益都出土	〈亞醜斧〉 青州益都出土	〈亞醜斨〉 青州益都出土	〈亞醜斨〉 蘇埠屯 M1：23	〈亞醜觚〉 蘇埠屯 M7：6

雖然對於醜字的考釋尚無定論，但學界對於字形的理解卻有共識，一般認為醜字右旁為頭戴弁冠的人形，左旁由上至下依序為勺（挹取器）、酒器、器座。第一組器的醜字銘文，以蘇埠屯一號墓出土大型鉞的醜為標準字體，另外傳世的饒（《集成》00399）、扁足鼎（《集成》01435）和方鼎（《集成》01438）之醜字，則可視為此字形的風格差異或是鑄銅寫手的個別性。而第一組的亞型，主要來自於《山東金文集成（先秦編）》著錄的 6 件銅矛，何景成依據該書說明文字的器物組合，指出這些兵器應同為第二次出土。<sup>62</sup> 張履賢認為是 1930 年 5 月出土。<sup>63</sup> 此類醜字則可視為簡化字的寫法，主要的差異呈現在人形弁冠裝飾的省略，是為兵器的鑄銘常見現象，但仍可歸於第一組類型中的風格變異。

（二）者姁器組

Ba 型：

				
〈亞醜杞婦卣〉 《集成》05097	〈亞醜方尊〉 《集成》05562	〈亞醜觚〉 《集成》06968	〈亞醜方爵〉 《集成》07786	〈亞醜卣〉 現藏華盛頓弗里爾美術博物館
				
〈亞醜方鼎〉 《集成》01442	〈亞醜方鼎〉 《集成》01443	〈亞醜方鼎〉 《集成》01444	〈亞醜方鼎〉 《集成》01445	〈亞醜壺〉 《集成》04810

62 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頁 142。

63 張履賢著，唐友波整理，《蘇埠屯銅器圖錄》，頁 137-142。

				
〈亞醜者姤方尊〉 《集成》05935	〈亞醜者姤方尊〉 《集成》05936	〈亞醜者姤方爵〉 《集成》09090	〈亞醜者姤方觥〉 《集成》09295	〈亞醜者姤方罍〉 《集成》09818

**Ba 型 -Bb 型：**

				
〈亞醜方罍〉器 《集成》09765	〈亞醜方彝〉器 《集成》09848	〈亞醜方彝〉器 《集成》09850	〈亞醜方爵〉尾 《集成》07784	〈亞醜爵〉尾 《集成》07785

**Bb 型：**

				
〈亞醜方罍〉蓋 《集成》09765	〈亞醜方彝〉蓋 《集成》09848	〈亞醜方彝〉蓋 《集成》09850	〈亞醜方爵〉鑿 《集成》07784	〈亞醜爵〉鑿 《集成》07785

第二組醜字的數量較多，可說除去第一組所列字形後，餘下目前可見的亞醜銘文器的「醜」字型態皆屬於第二組。第二組的字形以傳世的〈亞醜杞婦卣〉作為標準，字形中的頭戴弁冠呈網格狀，人形軀體線條特別強調足部的盤折，傾向於跽坐姿態的展現，另一重點為手形往前托捧酒器底部的樣態，屬於甲骨、金文中跽坐人形「𠄎」（𠄎）寫法。第一組字形中的手部、足部皆自然下垂，屬於甲骨、金文中側面人形「𠄎」寫法。而亞醜者姤器群的醜字人形也略有變化，其中頭部比例較為彰顯，軀體線條較為平直。以甲骨卜辭的字形對照，第一組較接近「𠄎」（L0117-0001，《合集》36419），第二組則近於「𠄎」（L0320-0001，《合集》12878反）。<sup>64</sup> 另外，這兩組字形也有各自的簡化字形，如酒器的勺子筆劃較短，有時或呈圈形，以及承尊器的省略寫法，有時或呈「田」形，但簡省之中，兩組的結構

64 此字是否與族氏銘文中的亞醜為同源，仍有很大的疑慮，暫且列為參考。

性差異卻是判然有別。在過去的古文字研究中，對於一字異構的現象，學者已指出甲骨文、金文存在正體字、俗體字之分，<sup>65</sup> 或者正體字與簡體字之別。<sup>66</sup> 若就此而言，前述「醜」字銘文的亞型（a 和 b）亦屬此種區分下的範疇，但是在本文區分的兩種型態（A 和 B）之間，卻應存在著更高層次的殊異。整體而言，本文認為這兩組字形的差異是有意義的，而非僅止於異體字的表現，其中所透露的訊息可能來自於鑄銅作坊區域性的不同，而這層差異可能就是亞醜者姁器群與蘇埠屯所出銅器來自於不同作坊的關鍵性線索。

關於殷墟青銅器銘文字體差異與鑄銅作坊的關係，鈴木舞曾作過相關的討論，其文以花園莊東地五十四號墓出土的「亞長」銘文銅器作為研究對象，分類後提出該墓的 150 個亞長銘文，可具體分為六種不同的文字群組，青銅器生產的情形有禮器和兵器的區分，禮器之中亦有器類的分工現象。<sup>67</sup> 該文並引用大西克也的文字定義，<sup>68</sup> 認為這種分類屬於「字體」方面的差異。根據系統性的分類，本文認為亞醜銅器銘文也存在同樣的「字體」差異。

## 五、亞醜器的分類與成組

前述據字形的分類，將亞醜銘青銅器作了蘇埠屯組和者姁組的分類，此節擬據此分類下的器物，作進一步的器物觀察和討論，並依形制、紋飾的比對，著重於成組器群現象的分析。

### （一）蘇埠屯組

位於山東青州的蘇埠屯，1931 年時出土兩次銅器，1936 年時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祈延霈前往調查，將結果記於〈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

65 裘錫圭，〈殷周古文字中的正體和俗體〉，收入東方書店編，《シンポジウム中国古文字と殷周文化——甲骨文・金文をめぐる》（東京：東方書店，1989 年），後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 394-410。

66 張光遠，〈論商代金文在中國文字史的地位〉，收入臧振華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頁 1053-1085。

67 鈴木舞，〈殷墟青銅器銘文之字體差異與鑄銅作坊——以花園莊東地 54 號墓出土「亞長」銘銅器為中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第七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 124-147。

68 大西克也、宮本徹，《アジアと漢字文化》（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9）。

記》，<sup>69</sup> 據報告所載，兩次出土共 16 件銅器，其中銘文器 13 件，所見主要 11 件銘文為「作夊從彝」。只有一件銅觶腹內底銘「亞醜」（圖 24），此銘的字體較介於本文分類中的蘇埠屯組和者姤器群之間，目前只見個例，此銅觶的來源值得深入思考，據其形制、紋飾的特徵，年代約為殷墟三期，對比的參考器如西北岡一四〇〇號大墓出土青銅觶（R1079）。這次的出土紀錄還見於張履賢所著專論，文中提出對於這兩批青銅器的幾點觀察，認為俱屬於小型器，且邊緣稜角銳利，未見始用痕跡。<sup>70</sup> 如此一來就提高了銅觶為外來屬性的可能。其次，此件銅觶器外底施有陽線的卷曲式鳳紋（圖 25），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亞醜壺〉（圖 26、27）外底盤龍紋相類，亦見於西北岡出土的〈寢小室盃〉（M1400：R1092）（圖 28），<sup>71</sup> 這種外底的細線淺浮雕圖樣，皆應來自同樣的鑄造技術和特色。

表五 山東蘇埠屯墓地出土青銅器類型表

墓 葬	青 銅 器	資料來源
1931 年 5 月出土	〈亞醜觶〉1、〈弟爵〉1、殘觚1、勺1、獸面紋圓鼎1、戈1、矢2	祈延霽遺著，〈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記〉。張履賢著，《蘇埠屯銅器圖錄》。
1931 年 10 月出土	〈作夊從彝方鼎〉1、〈作夊從彝盃〉1、〈作夊從彝觚〉2、〈作夊從彝角〉2、〈作夊從彝觶〉1、〈作夊從彝盤〉1、〈作夊從彝壺〉1、〈作夊從彝壘〉1、〈作夊從彝卣〉1	
1965 年 M1（盜）	〈亞醜鉞〉1、〈亞□戈〉1、〈亞醜爵〉1、〈亞醜斚〉1、方鼎1、斝1、鉞2、戈5、矛3、鏃41、鈴5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號奴隸殉葬墓〉
1986 年 M7	〈亞醜觚〉1、〈亞醜爵〉1、圓鼎1、簋1、觚2、爵2、戈7、鈴1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號奴隸殉葬墓〉。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蘇埠屯商代墓發掘報告〉
1986 年 M8	〈融方鼎〉2、〈冊融方鼎〉1、〈冊融鼎〉1、〈融簋〉1、〈融觚〉2、〈融尊〉1、〈融觶〉1、〈融壘〉1、〈融卣〉1、圓鼎1、斝1、鏡3、鈴8、鉞2、矛10、戈16、弓秘1、刀2、鏃204、工具雜器28	

69 祈延霽遺著，〈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記〉，《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冊（1947），頁 166-177。

70 張履賢著，唐友波整理，《蘇埠屯銅器圖錄》，頁 96、113；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北京：龍門書局，2018），頁 72。

71 李永迪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頁 68。

1965 年秋與 1966 年春，山東省博物館於蘇埠屯發掘四座商代墓葬和一座車馬坑，此次出土的一號大墓為帶有四條墓道的亞字型大墓，並有殉葬文化。其中帶有亞醜銘的青銅大鉞（圖 29）最受矚目，<sup>72</sup> 陳芳妹曾就青銅斧鉞制的發展，指出此夾內鉞的形式流行於商後期，並以安陽為中心，依其器身腰線的特徵，屬於內凹型類別。<sup>73</sup> 此件青銅鉞除了呼應蘇埠屯一號墓葬的高規格級別之外，亦顯現與安陽商文化的密切關係，但是其近於人臉又似獸的面孔，立體透空的設計獨具特色，和殷墟銅鉞常見的圓渦紋和三角垂葉紋不同，透露著亞醜銅器擁有異文化因素的可能性。

1986 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全面探勘後，共發掘八座墓葬，此次的發掘多為中小型墓。<sup>74</sup> 由於擾動情形嚴重，只有七號墓和八號墓保存完整，報告指出七號墓棺內隨葬的一組爵（M7：7，通高 19.7 公分）（圖 30）、觚（M7：6，高 26.2 公分）（圖 31），爵的鑿內和觚的圈足內壁鑄有銘文「亞醜」，器物表徵方面，製作精良，紋飾細緻，為實用器，棺北另有一組銅器，鑄造粗糙，紋飾簡化，為隨葬用的明器。值得注意的是，此墓出土所謂精美的實用器，其醜字銘文為本文分類中的亞型（見本文整理「醜」字形中 Ab 型）若排除鑄造層面的問題，那麼此字的型態或可說明書寫者對於字體的掌握度較不成熟，甚至來自於不同鑄造工坊的情形。八號墓則出土 13 件帶有「融」字的族氏銘文器，其中 2 件扁足夔紋鼎加上「冊」字，顯然此族氏與亞醜族有著密切的關係，黃銘崇曾就晚商王朝的親屬政治結構，推測亞醜族氏的職責是軍事領導，而融族屬於記錄一類的職官。<sup>75</sup> 另值得關注的是，七號墓的整體墓葬規格和隨葬品低於八號墓，但是有殉者陪葬，而八號墓雖然級別較高，卻無殉人，於銘文器之外說明兩墓來自不同族氏文化。

雖然蘇埠屯八號墓可能來自於不同族氏，但就青銅器而言，卻能與亞醜銘文器有高度的對應。在本文的醜字銘文型態分類中，與蘇埠屯組一號墓青銅大鉞銘文同組字形者的三件器物，皆分別能與八號墓所出的隨葬銅器比對。首先為上海

72 呂常凌主編，《山東文物精萃》（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6），圖 104。

73 陳芳妹，〈商後期青銅斧鉞制的發展及其文化意義〉，收入臧振華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頁 983-1051。

74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號奴隸殉葬墓〉，頁 17-30；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館，〈青州市蘇埠屯商代墓發掘報告〉，頁 254-273。

75 黃銘崇，〈晚商王朝的政治地景〉，收入氏編，《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16），頁 165-305。

博物館藏〈亞醜媿鏡〉(圖 32) 與八號墓隨葬的一組三件銅鏡 (M8: 26-28) (圖 33) 對應,<sup>76</sup> 尺寸約介於最大器和第二器之間, 浮雕的獸面紋樣態相同, 五官細節呈現差異。其次為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亞醜鼎〉(圖 34), 與〈冊融鼎〉的夔紋扁足 (M8: 17) (圖 35) 對應。第三為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亞醜方鼎〉(圖 36) 與八號墓所出的一對〈融方鼎〉(M8: 13、14) (圖 37) 連繫, 這兩組器物的比對, 除了方鼎形制, 口沿下的鳳鳥紋, 器腹的雲雷紋和乳丁紋, 以及柱足上部的獸面皆同, 甚至是尺寸數值都相合。透過器物與銘文字形的比對, 或可推測這三件亞醜銘傳世器與蘇埠屯出土器來自相同的作坊, 或甚至可能就是來自於蘇埠屯的被盜墓葬。

## (二) 傳世方鼎組和方彝組

在亞醜者姁器組方面, 除了前節已分別單件討論的者姁器, 在第二組醜字形態的銅器中, 有兩群各自成組的器類特別顯著。首先, 為四件現已分藏不同地方的〈亞醜方鼎〉, 據前表 Ba 型, 這四件鼎的醜字銘文位置均在器內底, 且不但字形結構相同, 筆劃也相當一致。器形方面, 皆為雙立耳、折沿, 淺腹, 四柱足。紋飾方面, 口沿下為一周捲尾鳳鳥紋, 器腹正中為獸面紋, 底紋為細線雲雷紋, 器腹帶有八道直扉稜, 足部為陰線三角紋。再者, 四器連尺寸、重量也相差無幾。除此之外, 《西清古鑑》卷 18 著錄一件〈周亞鼎〉, 與這四件方鼎形制、紋飾, 清制尺寸換算也都約略, 可見當時這組器物至少有五件, 出土時間在乾隆十四年 (1749) 以前。雖然這四件器物皆為傳世器, 但是透過銘文與器物的比對, 可還原當時這個氏族所擁有的成組器物, 並且上海博物館的梁上椿舊藏〈亞醜方鼎〉, 據載出土於河南安陽。<sup>77</sup> 若此記載無誤, 那麼這四件方鼎同應來自於安陽地區, 據形制、紋飾觀察, 此組方鼎年代約為商末周初, 是亞醜器群中時代較晚的。

76 陳佩芬主編,《夏商周青銅器研究: 上海博物館藏品》夏商篇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頁 380; 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第 5 冊, 頁 98。

77 梁上椿,《巖窟吉金圖錄》(1943 年刊本), 上 4。

表六 亞醜方鼎資料表

			
通高 24.3、口徑縱 14.5、橫 18.3 公分，重 3.38 公斤	通高 23.3、口縱 14.5、口橫 18 公分，重 3.4 公斤	通高 23.7、口縱 14.4、橫 18 公分，重 3.34 公斤	通高 23.6、口縱 14.4、橫 18.2 公分，重 3.26 公斤
〈亞醜方鼎〉 《集成》01442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亞醜方鼎〉 《集成》01443 現藏上海博物館	〈亞醜方鼎〉 《集成》01444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亞醜方鼎〉 《集成》01445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第二類成組的器物為傳世的兩件方彝，以及可參考對照的一件方壘，皆為商代晚期安陽地區常見的青銅禮器。分別為現藏美國華盛頓弗里爾美術博物館的〈亞醜方彝〉（圖 38），以及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亞醜方彝〉（圖 39），這兩件方彝除了器物形制、紋飾相同，器內底醜字銘文為本文者姁器組之外，最特殊之處在於器蓋銘文皆為陽文，銘文字形較為簡化粗疏，但是卻屬於此類組中的亞型，弗利爾所藏器的器蓋醜字，人形中的手部仍然明顯向前托住酒器底部，與前述蘇埠屯組的字形迥然有別。另外，現藏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的〈亞醜方壘〉（圖 40），<sup>78</sup> 器蓋的醜字銘文也存在同樣現象。但是綜觀同時期安陽地區的其他器蓋對銘器物卻無此問題。此類情形不但反映器蓋銘文的鑄造技術層面問題，<sup>79</sup> 也說明醜字銘文分類是成立的，並且可排除書手於異體字的隨意變化，而是有著根本性對於字形理解的差異。經過對於器物的對比整理，可知亞醜族氏銘文器的時代為殷墟三期至西周早期，經由墓葬形制和其他類型隨葬品的分析，前人多已指出蘇埠屯墓地和商文化的密切關係。<sup>80</sup> 若假設蘇埠屯墓地的青銅器均來自安陽，那麼和亞

78 出光美術館編，《中國の工芸：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録》，圖 82，頁 205，拓本 64a、64b。

79 岳占偉、岳洪彬、劉煜，〈殷墟青銅器銘文的製作方法〉，《中原文物》，2012 年 4 期，頁 62-68；劉煜，《殷墟出土青銅禮器鑄造工藝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頁 104-105。

80 任相宏，〈從泰沂北側的商文化遺存看商人的東征〉，《中國文物報》，1997 年 11 月 23 日；方輝，〈商王朝東方經略的考古學觀察〉，收入荊志淳、唐際根、高鳴謙一編，《多維視域——商王朝與中原早期文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70-84。

醜者姤器群的區分則應是來自不同作坊，至於作坊因素是否存在時空演變或者匠人、書寫者的文化差異，則待更多證據說明。

## 六、亞醜者姤器的銘文內涵

若考慮亞醜者姤器群來自殷墟晚期的安陽地區，那麼作器者的身份為何，或許可以從此器組的銘文內容思考。「[亞醜]。者姤以天子尊彝。」其中女性稱名「者姤」的「姤」字，字形作「𡚦」，歷來考釋分歧，本文茲就三個主要說法和代表性文章討論。第一，將該字理解為「姤」姓。持此說者，如王獻唐由「𡚦」字的字形、字音考證，指出此字為兩諧聲字，「女」形為意符，齒音「司」作本讀字的諧聲，演化時與舌上音「以」相混用，是為「姤」字，此字從「司」「女」為初書體。「者」為國號，字「以」也。銘文解釋作姤姓諸君媵其長女，而認為此器群屬媵器性質，而亞醜之族為姤姓。<sup>81</sup> 馮時認為亞醜並非姤姓之族，而是祝融之後，「諸姤」的「諸」是彭姓之諸，因此「諸姤」為姤姓之女嫁至諸國，「天子」為諸姤之長子或長女。<sup>82</sup> 同樣將「者𡚦」理解為「夫家國+姓」，尚見於雒有倉對商代女子稱姓的論述，舉其例時釋作「者姤」，認為是姤姓女子嫁到者國的稱名形式，卻未進一步說明「亞醜」族氏銘與者國的關係為何。<sup>83</sup> 第二，釋作「姤」。吳大澂引《爾雅·釋親》：「稚婦謂長婦為姤婦」指出「姤」是長婦之義。<sup>84</sup> 張亞初則認為「姤」是一種稱謂，讀為「妃」，訓為匹配、佳偶，就是配偶的意思，「者姤天子尊彝」指的是商王諸妻給太子作銅器。<sup>85</sup> 裘錫圭結合卜辭「𡚦」考證，亦釋此字為「姤」，讀作「姤」，用於尊稱女性年長者，在宗法社會中，相對於稱呼男性尊者為「子」。<sup>86</sup> 第三，釋作「后」。唐蘭指出「后」字或加「女」旁為「姤」，是用於指

81 王獻唐，〈釋醜上〉，收入氏著，《山東古國考》（山東：齊魯書社，1983），頁227-261。

82 馮時，〈前掌大墓地出土銅器銘文匯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590。

83 雒有倉，〈婦姤啓鼎與商代婦女稱姓說〉，《考古與文物》，2020年3期，頁104-109。

84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49。

85 張亞初，〈對婦好之好與稱謂之司的剖析〉，《考古》，1985年12期，頁1119-1123。

86 裘錫圭，〈甲骨文字考釋（續）·二、說「以」〉，收入氏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06-110，後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182-183；裘錫圭，〈說姤〉（提綱），收入《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117-121，後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523-526。

稱女性「后」的專字，該器是祭祀諸后與大子的彝器。<sup>87</sup> 朱鳳瀚考證卜辭和商周金文的「后」字，認為「者」為氏名，並將「𠄎」字釋為「姁」，等同於「后」義，「以」訓為「目」，表示祭祀，「太子」非一般王儲義。<sup>88</sup>

筆者以為，對「𠄎」字的釋讀，應由此銘涉及的「亞醜」「者姁」「太子」三者關係考慮。綜觀商代青銅器銘文，女性稱名的形式多為「婦+名」或「名+婦」，「婦」標明女性身分，「名」有可能是氏族名或私名，若屬氏族名，大部分是用於標記為已婚女性的夫家氏名。不過，若同一篇銘文中，存在具象形意味的族氏銘文時，應該是標記著夫家所屬族氏，那麼，女性的「名」則當是用來指稱父家氏名。<sup>89</sup>「𠄎」與「婦」的稱謂格式相當，都是用於指稱女性。因此，「亞醜」是族氏名，「者姁」為一女性名，「亞醜」比較有可能是「者姁」所嫁的夫家族氏名，「者」就是說明出身的父家氏名。關於「者」氏，孫敬明曾透過山東莒地出土的〈者僕故匜〉，<sup>90</sup>指出夷人國家古者國的存在，<sup>91</sup>並且由「者姁」器組，說明在商代晚期時與亞醜族氏的婚姻關係。這也就排除了「𠄎」作為「姁」姓的可能。

若從「姁」字解，則「司」、「女」、「以」皆為一字字形偏旁，組合而成「姁」字。此則銘文的排列為「〔亞醜〕。者姁、太子尊彝。」那麼「者」用於修飾「姁」，而「大」修飾「子」，成為人名並列的形式，女名在前，此種語法結構未見於殷商時期的銅器銘文。其次，就「姁」字形觀察，未見有「以」旁置於女形下者而視為同一字者（詳表六），目前所知金文僅見〈后姁康方鼎〉：「后母姁康。」（《集成》01906），銘中第二字「以」是由獨體字形釋作「姁」，也非作為「𠄎」字的一部分。

87 鄭振香等，〈安陽殷墟五號墓座談紀要〉，《考古》，1977年第5期，頁346。

88 朱鳳瀚，〈論卜辭與商周金文中的「后」〉，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編，《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422-443。

89 曹兆蘭，《金文與殷周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22-25；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240-247。

90 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第6冊，頁329。

91 孫敬明，〈莒地新見齊、魯、諸、萊、黃、陳六國銅器考〉，收入中國先秦史學會編，《莒文化研究文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頁293-304。

表七 商末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𠄎」字形表

				
〈辨姁鼎〉 《集成》02433	〈辨姁鼎〉 《集成》02434	〈羸奴簋〉 《集成》03567	〈羸奴鼎〉 《集成》02193	〈乙未鼎〉 《集成》02425

據前述，此篇銘文釋讀的關鍵在於「以」字，其究竟是「姁」的標音偏旁，或者是單獨成字，若屬後者，那麼是表示氏名、字名，又或為動詞用法，表示給予、祭祀等。就商代金文字形，觀察將「以」作為偏旁的相關字形，目前未見「以」作偏旁。再者，若「以」為「姁」的標音偏旁，那麼此篇銘文格式將成為兩個人名並列。若將「以」視為單獨字形的動詞用法，則可找到辭例：〈秉父庚觚〉：「秉以父庚宗彝」（《集成》07281、07282，河南省安陽市大司空村 M646：12、M646：13）〈秉父庚爵〉：「秉以父庚宗尊」（《集成》09056、09057，河南省安陽市大司空村墓葬）。<sup>92</sup> 這四件銅器銘文的格式基本上與亞醜者姁器相同，為「贈器者名+作+受器者名+器名」。此作器者名又見於大司空村的 M663 號墓的兩套爵（M663：49、M663：54）及一件觚（M663：53），銘文位置分別在爵的鑿內和觚的圈足內壁，此墓的時代為殷墟二期，年代較者姁器群早。過去已有學者指出「以」作為動詞，用法與「作」相近。<sup>93</sup> 綜上，本文認為「𠄎」當釋作「姁」（「后」）為宜。

循此脈絡，「𠄎」字解為后義，其相對應的配偶身份，應為亞醜族氏首領「大子」。首領夫人為來自古諸國的女性，顯示商代晚期的亞醜族氏，一方面承擔商王朝的東方經略，另一方面與諸城者的夷人國家締結婚姻關係，藉以鞏固地方政治勢力。亞醜族氏與其他國家的聯姻，還可見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亞醜杞婦卣〉，為河南的杞國女子嫁至山東的亞醜族氏。由「者姁」作器給「大子」的情形，推測當時亞醜族氏首領去世，其正妻「者姁」訂製青銅禮器祭祀，此組器物所表現的方形器規格，以及紋飾特徵，呈現所屬來源應當是商王朝掌控的安陽地

9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大司空村東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年10期，頁865-874。

93 胡雲鳳，〈殷商金文動詞研究〉，收入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中國殷商學會編，《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47。

區工坊。因此，透過對於者姁器組的梳理，可以看見當時亞醜族氏與商王朝之間的密切關係，包括在軍事方面有著高層級的權力，又憑藉著婚姻關係，與東方夷人抗衡、結盟，成為商王朝政治結構重要的一環，故而擁有豐厚的財富，<sup>94</sup>活躍於殷墟晚期的山東地區，足跡延續至西周初年。

## 小結

過去對於亞醜銘文器的研究，多集中於「亞醜」字義的考釋，以及蘇埠屯墓地發表後的氏族性質討論，前者為族氏銘文研究範疇下的子題，後者為族墓地定義下的歷史地理研究。雖然相關論述豐碩，但是這兩個問題終究未獲得定論。若將焦點放回器物本身，亞醜銘銅器有幾項特色值得注意，首先，除了蘇埠屯墓地外，未見於其他地區墓葬出土。其次，缺乏與其他族氏銘文複合的情形。再者，此器群的方形器比例高，特別是亞醜者姁器組的表現。故本文由亞醜者姁器群的銘文和器物特徵，試探討蘇埠屯墓地以外的亞醜族氏線索。透過該器群的分析整理後，討論其在整體亞醜銘文器中的位置，並認為亞醜器群所反映的文化性質為與商人有著密切關係，者姁為來自古者國的夷人女子。經過本文的整理，與亞醜者姁器群關係密切的安陽花園莊東地亞長墓，該墓未經盜掘，年代為殷墟二期晚段，出土的方罍（M54：43）、方尊（M54：84），多可與亞醜者姁器比對，經科學鑑定與人骨分析，學者認為亞長是來自東南方的殷墟異鄉人。<sup>95</sup>本文認為亞醜應與亞長擁有相似的文化性質，並且同樣有著軍事方面的權力。<sup>96</sup>蘇埠屯墓地則象徵商王朝在東方的經營和佈局，特別是對於夷方的掣肘。<sup>97</sup>者姁作器則象徵著當時地方族氏首領配偶的權力與規格，除了已熟知的婦好，商代晚期的女性作器可再增一案例。

94 蘇埠屯一號墓葬隨葬有 3790 枚海貝。見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號奴隸殉葬墓〉，頁 24。

95 何毓靈，〈殷墟花園莊東地五十四號墓墓主之謎〉，《故宮文物月刊》，357 期（2012.12），頁 76-86。

96 李伯謙，〈晚商時期中國青銅文化的分布格局及其相互關係〉，收入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學術研討會，《「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99-107。

97 郭妍利，〈也論蘇埠屯墓地的性質〉，頁 247-272；黃銘崇，〈晚商王朝的族氏與族氏政治〉，頁 1-94；方輝，〈商王朝對東方的經略〉，收入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學術研討會，《「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239-250。

其次，經過本文對於亞醜器銘文和器物的對比整理，依字體的差異以及成組器物的表現，推測鑄有亞醜族氏銘的銅器至少來自兩個不同的書寫系統和作坊。亞醜者姁器與安陽地區有著密切關係之外，又存在自身的鑄銅技術特徵，這明顯表現在對於銅器的施銘位置選擇和陽文銘以及反書的現象。安陽殷墟墓葬出土器多有各自成套的現象，但主要表現在銅觚和銅爵的組合，岳洪彬等曾指出這可能是以同一件陶模製作。<sup>98</sup> 若再進一步思考，過去認為商代晚期安陽地區的銅器有著形制、紋樣的共性，那麼鑄銅的核心技術可能在於銘文的施作，而亞醜銘銅器的分類和分組傳達了如此的現象，這其中牽涉的作坊文化屬性問題，值得未來繼續探究。另外，與亞醜者姁器關係密切的個別墓葬，同為殷墟三、四期之間的安陽郭家莊，以及稍晚的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這些群體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都需要未來更多的梳理和探討。

---

98 岳洪彬、岳占偉，〈試析殷墟鑄銅中的一模多器現象〉，《南方文物》，2014年3期，頁92-99。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 (清)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冊4,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6,據中國文化學院圖書館涵江樓文庫藏本影印。
- (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90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九年(1804)刻本影印。
-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武英殿本影印。
- (清)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冊1,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0,據中國文化學院圖書館涵江樓文庫藏本影印。
- (清)梁詩正等奉敕撰,《西清古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4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文淵閣本影印。
- (清)端方,《陶齋吉金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90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光緒戊申(三十四)年(1908)正白旗滿洲端方石印本影印。
- (清)端方,《陶齋吉金錄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90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清光緒戊申(三十四)年(1908)正白旗滿洲端方石印本影印。
- (清)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臺北:文華出版社,1970。

### 近代論著

- 丁孟,《西清古鑑今訪 北京故宮博物院卷》,紐約:胡盈瑩與范季融基金會,2019。
-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館,〈青州市蘇埠屯商代墓發掘報告〉,收入張學海主編,《海岱考古》第一輯,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頁254-273。
-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號奴隸殉葬墓〉,《文物》,1972年8期,頁17-30。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大司空村東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年10期,頁865-874。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4。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內田純子,〈商代的酒器與青銅禮器〉,收入陳光祖編,《金玉交輝——商周考古、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頁69-92。

- 方輝，〈商王朝東方經略的考古學觀察〉，收入荆志淳、唐際根、高嶋謙一編，《多維視域——商王朝與中原早期文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70-84。
- 方輝，〈商王朝對東方的經略〉，收入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學術研討會，《「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239-250。
- 王長豐，《商周金文族徽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王恩田，〈益都蘇埠屯亞醜族商代大墓的幾點思考〉，收入陳光祖編，《金玉交輝——商周考古、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頁 23-39。
- 王樹民，〈亞醜推論〉，《東夷古國史研究》第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頁 76-99。
- 王獻唐，〈釋醜上〉，收入氏著，《山東古國考》，山東：齊魯書社，1983，頁 227-261。
- 任相宏，〈從泰沂北側的商文化遺存看商人的東征〉，《中國文物報》，1997 年 11 月 23 日。
- 任雪莉，〈小議方簋〉，《考古與文物》，2011 年 5 期，頁 38-41，頁轉 79。
- 朱鳳瀚，〈論卜辭與商周金文中的「后」〉，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編，《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422-443。
- 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
- 何毓靈，〈殷墟花園莊東地五十四號墓墓主之謎〉，《故宮文物月刊》，357 期，2012 年 12 月，頁 76-86。
-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吳曉筠，〈靜怡軒裏的銅器格子〉，《故宮文物月刊》，453 期，2020 年 12 月，頁 32-45。
- 呂常凌主編，《山東文物精萃》，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6。
- 李永迪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
- 李伯謙，〈從殷墟青銅器的族徽所代表的族氏地理看商王朝的統轄範圍〉，收入荆志淳、唐際根、高嶋謙一編，《多維視域——商王朝與中原早期文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139-151。
- 李伯謙，〈晚商時期中國青銅文化的分布格局及其相互關係〉，收入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學術研討會，《「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99-107。
- 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北京：龍門書局，2018。
- 李零，〈蘇埠屯的「亞齊」銅器〉，《文物天地》，1992 年 6 期，頁 42-45。
- 李海榮，〈亞（西皿妻）銘銅器研究〉，《遼海文物學刊》，1995 年 1 期，頁 35-48、53。
- 李學勤，〈考古發現與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 年 3 期，頁 253-357。
- 李學勤，〈帝辛征夷方卜辭的擴大〉，《中國史研究》，2008 年 1 期，頁 15-20。

- 李學勤，〈重論夷方〉，收入氏著，《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頁 253-257、241。
- 杜在忠，〈關於夏代早期活動的初步分析〉，收入中國先秦史學會編，《夏史論叢》，山東：齊魯書社，1985，頁 245-265。
- 沈辰，〈故人似玉由來重：吳大澂舊藏玉璧流傳軼事〉，《美成在久》，2015 年 7 期，頁 6-25。
- 周法高、李孝定、張日昇，《金文詁林附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7。
- 岳占偉、岳洪彬、劉煜，〈殷墟青銅器銘文的製作方法〉，《中原文物》，2012 年 4 期，頁 62-68。
- 岳洪彬、岳占偉，〈試析殷墟鑄銅中的一模多器現象〉，《南方文物》，2014 年 3 期，頁 92-99。
-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館》，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
- 祈延霈遺著，〈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記〉，《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冊，1947 年，頁 166-177。
- 胡雲鳳，〈殷商金文動詞研究〉，收入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中國殷商學會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127-148。
- 孫海波主編，《河南吉金圖志臚稿》，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8。
- 孫敬明，〈莒地新見齊、魯、諸、萊、黃、陳六國銅器考〉，收入中國先秦史學會編，《莒文化研究文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頁 293-304。
- 殷之彝，〈山東益都蘇埠屯墓地和「亞醜」銅器〉，《考古學報》，1977 年 2 期，頁 23-27，後收入張長壽，《商周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14。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陳芳妹編，《商周青銅酒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
- 張光遠，〈論商代金文在中國文字史的地位〉，收入臧振華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頁 1053-1085。
- 張亞初，〈對婦好之好與稱謂之司的剖析〉，《考古》，1985 年 12 期，頁 1119-1123。
- 張蒞，〈文物會變身？談院藏〈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的改製前後〉，《故宮文物月刊》，443 期，2020 年 2 月，頁 84-94。
- 張履賢著，唐友波整理，《蘇埠屯銅器圖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
- 張懋鎔，〈再論西周方座簋〉，《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九輯，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頁 10-22，後收入《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98-111。
- 張懋鎔，〈西周方座簋研究〉，《考古》，1999 年 12 期，頁 69-75，後收入《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88-97。

- 曹兆蘭，《金文與殷周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梁上椿，《巖窟吉金圖錄》，1943年刊本。
- 郭妍利，〈也論蘇埠屯墓地的性質〉，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247-272。
- 陳佩芬主編，《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博物館藏品》夏商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陳芳妹，〈商後期青銅斧鉞制的發展及其文化意義〉，收入臧振華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頁983-1051。
- 陳芳妹，《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8。
- 彭裕商，〈西周銅簋年代研究〉，《考古學報》，2001年1期，頁1-42。
- 馮峰，〈論西周青銅器中的尊、方彝（尊、方彝、觥）組合——兼談其與尊、卣組合的關係〉，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八》，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281-307。
- 馮時，〈前掌大墓地出土銅器銘文匯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590。
- 黃川田修著，藍秋霞譯，許宏校，〈齊國始封地考——山東蘇埠屯遺址的性質〉，《文物春秋》，2005年4期，頁69-78。
- 黃銘崇，〈殷墟末期的青銅器——從「分器」角度的考察〉（待刊稿）。
- 黃銘崇，〈晚商王朝的政治地景〉，收入氏編，《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16，頁165-305。
- 黃銘崇，〈晚商王朝的族氏與族氏政治〉，收入陳光祖、臧振華主編，《東亞考古的新發現》（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會議論文集，第四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1-94。
- 楊寶成，《殷墟文化研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4。
- 董珊，〈釋蘇埠屯墓地的族氏銘文「亞醜」〉，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337-368。
- 裘錫圭，〈甲骨文字考釋（續）·二、說「以」〉，收入氏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06-110，後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182-183。
- 裘錫圭，〈殷周古文字中的正體和俗體〉，收入東方書店編，《シンポジウム中国古文字と殷周文化——甲骨文·金文をめぐって》，東京：東方書店，1989，後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394-410。
- 裘錫圭，〈說姁〉（提綱），收入《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117-121，後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523-526。

鄒安，《周金文存》，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8。

鈴木舞，〈殷墟青銅器銘文之字體差異與鑄銅作——以花園莊東地 54 號墓出土「亞長」銘銅器為中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第七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 124-147。

雒有倉，〈婦妣啓鼎與商代婦女稱姓說〉，《考古與文物》，2020 年 3 期，頁 104-109。

齊文濤，〈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72 年 5 期，頁 3-18。

劉北汜，《故宮博物院藏寶》，香港：三聯書店；上海：上海藝文出版社，1985。

劉煜，《殷墟出土青銅禮器鑄造工藝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

蔡玫芬、朱乃誠、陳光祖主編，《商王武丁與后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鄭振香等，〈安陽殷墟五號墓座談紀要〉，《考古》，1977 年第 5 期，頁 346。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合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

韓雪，〈青州蘇埠屯亞<sub>乙</sub>族徽新釋〉，《中原文物》，2019 年 6 期，頁 122-124。

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240-247。

顧頡剛遺著，〈奄和薄姑的南遷〉，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文史》第三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1-16。

出光美術館編，《中国の工芸：出光美術館藏品図録》，東京：出光美術館，1989。

難波純子，《中國王朝の粹》，大阪：大阪美術俱樂部，2004。

大西克也、宮本徹，《アジアと漢字文化》，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9。

Butz, Herbert. *Frühe Chinesische Bronzen aus der sammlung Klingenberg*. Berli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1993.

Bagley, Robert W.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網路資源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www.ihp.sinica.edu.tw/~bronze>

## 圖版出處

- 圖 1 商代晚期，亞醜者姁方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 《西清古鑑》卷 8 之 35 〈周諸姬尊〉。圖版取自（清）梁詩正等奉敕撰，《西清古鑑》，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8，頁 35。
- 圖 3 商代晚期，亞醜者姁方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館》，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 40-41。
- 圖 4 商代晚期，婦好方尊，安陽小屯婦好墓出土。圖版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圖版一八。
- 圖 5 商代晚期，后娉癸方尊，安陽小屯婦好墓出土。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第 3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 109，頁 110。
- 圖 6 商代晚期，亞長方尊，安陽花園莊東地 M54 出土。圖版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頁 156。
- 圖 7 商代晚期，亞址方尊，安陽郭家莊 M160 出土。圖版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頁 250。
- 圖 8 商代晚期，亞醜方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9 商代晚期，亞醜方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0 商代晚期，亞醜者姁方爵。張廷濟舊藏。圖版取自孫海波主編，《河南吉金圖志臚稿》，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8，圖 42，頁 97。
- 圖 11 商代晚期，獸面紋方爵，安陽小屯 M331 出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圖版取自李永迪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 25。
- 圖 12 商代晚期，亞址方罍，安陽郭家莊出土。圖版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頁 93-94；彩版 10；圖版 43。
- 圖 13 商代晚期，亞醜者姁方觥，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出光美術館編，《中國の工藝：出光美術館藏品図録》，東京：出光美術館，1989，圖 77。
- 圖 14 商代晚期，山父乙方觥，清宮舊藏。圖版取自（清）梁詩正等奉敕編，《西清古鑑》，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32，頁 5-6。
- 圖 15 商代晚期，父乙觥，德國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Bagley, Robert W.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p. 299, Fig 49. 10.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圖 16 商代晚期，亞醜方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7 商代晚期，亞醜方簋器內底，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8 商代晚期，亞醜方簋 X 光攝像，國立故宮博物院科技檢測實驗室提供。
- 圖 19 商代晚期，亞醜方簋 X 光攝像，國立故宮博物院科技檢測實驗室提供。
- 圖 20 商代晚期，亞醜方簋 X 光攝像，國立故宮博物院科技檢測實驗室提供。
- 圖 21 《西清續鑑·甲編》卷 7 之 18〈周亞方彝〉。圖版取自（清）王杰等奉敕編，《西清續鑑·甲編》，清乾隆五十八年內府圖繪寫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7，頁 18。
- 圖 22 商代晚期，亞醜方簋口沿，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3 商代晚期，亞醜者姁方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劉北汜，《故宮博物院藏寶》，香港：三聯書店；上海：上海藝文出版社，1985，頁 16。
- 圖 24 商代晚期，亞醜觶，山東蘇埠屯墓地出土。圖版取自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第 5 冊，北京：龍門書局，2018，頁 72。
- 圖 25 商代晚期，亞醜觶器外底，山東蘇埠屯墓地出土。圖版取自張履賢著，唐友波整理，《蘇埠屯銅器圖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頁 13。
- 圖 26 商代晚期，亞醜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7 商代晚期，亞醜壺器外底，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8 商代晚期，寢小室盂器外底，西北岡 M1400 出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圖版取自李永迪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 68。
- 圖 29 商代晚期，亞醜鉞，山東蘇埠屯 M1 出土。圖版取自呂常凌主編，《山東文物精華》，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6，圖 104。
- 圖 30 商代晚期，亞醜爵，山東蘇埠屯 M7 出土。圖版取自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第 5 冊，北京：龍門書局，2018，頁 48。
- 圖 31 商代晚期，亞醜觚，山東蘇埠屯 M7 出土。圖版取自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館，〈青州市蘇埠屯商代墓發掘報告〉，收入張學海主編，《海岱考古》第一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圖版 6 之 2。
- 圖 32 商代晚期，亞醜斝，上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陳佩芬主編，《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博物館藏品》夏商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380。
- 圖 33 商代晚期，獸面紋斝，山東蘇埠屯 M8 出土。圖版取自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第 5 冊，北京：龍門書局，2018，頁 98。
- 圖 34 商代晚期，亞醜鼎，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丁孟，《西清古鑑今訪 北京故宮博物院卷》，紐約：胡盈瑩與范季融基金會，2019，頁 71。

- 圖 35 商代晚期，冊融鼎，山東蘇埠屯 M8 出土。圖版取自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館，〈青州市蘇埠屯商代墓發掘報告〉，收入張學海主編，《海岱考古》第一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圖版 9 之 2。
- 圖 36 商代晚期，亞醜方鼎，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7 商代晚期，融方鼎，山東蘇埠屯 M8 出土。圖版取自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第 5 冊，北京：龍門書局，2018，頁 33。
- 圖 38 商代晚期，亞醜方彝，美國華盛頓弗里爾美術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Freer Gallery of Art, by J. A. Pope, R. J. Gettens, J. Cahill, and N. Barnard et al.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pp. 207.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67.
- 圖 39 商代晚期，亞醜方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0 商代晚期，亞醜方彝，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出光美術館編，《中国の工藝：出光美術館藏品図録》，東京：出光美術館，1989，圖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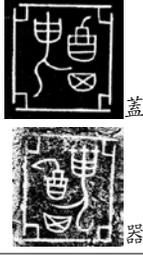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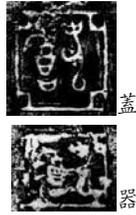
附錄一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1	亞醜爵	[亞醜]。	山東青州蘇埠屯商墓 M7:7		
2	亞醜爵	[亞醜]。	千石唯司私藏 <sup>99</sup>		
3	亞醜爵	[亞醜]。	山東青州蘇埠屯 1965 年出土 (M1:18) 《集成》07783	未見	
4	亞醜爵	[亞醜]。	《集成》07785	未見	
5	亞醜爵	[亞醜]。	《集成》07787	未見	
6	亞醜方爵	[亞醜]。	吳曉亭舊藏 《集成》07784 現藏德國科隆藝術博物館		
7	亞醜方爵	[亞醜]。	端方舊藏 《集成》07786		
8	亞醜者姁方爵	[亞醜]。 者姁以大子罍彝。	張廷濟舊藏 《集成》090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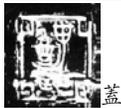
99 難波純子，《中國王朝の粹》（大阪：大阪美術俱樂部，2004），頁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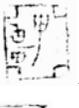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9	亞醜父丙角	[亞醜]。父丙。	《西清》26.47 《集成》08882 清宮、溥倫、劉體智舊藏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蓋  鑿
10	亞醜斚	[亞醜]。	《寧壽》10.6 《集成》09159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11	亞醜觚	[亞醜]。	山東省青州市蘇埠屯商墓 M7: 6		
12	亞醜觚	[亞醜]。	《寧壽》10.19 《集成》06968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13	亞醜觚	[亞醜]。	《集成》06969 現藏上海博物館		
14	亞醜方觚	[亞醜]。	避暑山莊舊藏 《集成》06970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銅 1527)		
15	亞醜觚	[亞醜]。	《集成》06967	未見	
16	亞醜觚	[亞醜]。父丁。	曹秋舫舊藏 《集成》07230 現藏上海博物館	未見	
17	婦鶴觚	婦鶴作彝。 [亞醜]。	張廷濟舊藏 《集成》07287	未見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18	亞醜觶	[亞醜]。	山東青州蘇埠屯墓葬 1931年出土 《集成》06160		
19	亞醜觶	[亞醜]。	羅振玉舊藏 《集成》06159		
20	亞醜觶	[亞醜]。	劉體智舊藏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銅 112)		
21	亞醜卣(壺)	[亞醜]。	《西乙》8.39 《集成》04810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銅 1219)		
22	亞醜卣	[亞醜]。	《集成》04809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23	亞醜卣	[亞醜]。	《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120		
24	亞醜卣	[亞醜]。	劉喜海舊藏 《集成》04806	未見	
25	亞醜卣	[亞醜]。	劉喜海舊藏 《集成》04807 現藏上海博物館	未見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26	亞醜卣	[亞醜]。	劉體智舊藏 《集成》04808		
27	亞醜父辛卣	[亞醜]。父辛。	《西清》16.30 《集成》05085 清宮舊藏，後歸潘祖蔭，現藏不明		
28	亞醜杞婦卣	[亞醜]。杞婦。	《集成》05097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銅 2212)		
29	亞醜作季卣	[亞醜]。作季彝。	《集成》05238 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未見	
30	亞醜盃	[亞醜]。	金蘭坡舊藏 《集成》09323	未見	
31	亞醜盃	[亞醜]。	劉體智舊藏 《集成》09324	未見	
32	亞醜母盃	[亞醜]。母。	潘祖蔭舊藏 《集成》09366	未見	
33	亞醜父丁盃	[亞醜]。父丁。	《集成》09373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34	亞醜父乙尊	[亞醜]。父乙。	《西乙》5.18 瀋陽故宮舊藏 《集成》05728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銅 1668)		
35	亞醜尊	[亞醜]。 書作疇彝。	《寧壽》4.2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銅 3)		
36	亞醜尊	[亞醜]。	《西甲》5.18 《集成》05561 現藏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		
37	亞醜作季尊	[亞醜]。 作季疇彝。	劉體智、于省吾舊藏 《集成》05840		
38	亞醜尊	[亞醜]。	葉志詒舊藏 《集成》05559	未見	
39	亞醜尊	[亞醜]。	《集成》05560	未見	
40	亞醜父丁尊	[亞醜]。父丁。	王錫榮舊藏 《集成》05735	未見	
41	亞醜父乙尊	[亞醜]。 作父乙疇彝。	《集成》05894	未見	
42	亞醜方尊	[亞醜]。	《集成》05562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銅 2054)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43	亞醜方尊	[亞醜]。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銅 1870)		
44	亞醜方尊	[亞醜]。	劉體智舊藏 《集成》05563	未見	
45	亞醜者姁方尊	[亞醜]。 者姁以天子鬲彝。	《西清》8.35 《集成》05935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銅 2373)		
46	亞醜者姁方尊	[亞醜]。 者姁以天子鬲彝。	《集成》05936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47	亞醜者姁觥	[亞醜]。 者姁以天子鬲彝。	《集成》09295 現藏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		 
48	亞醜者姁觥	[亞醜]。 者姁以天子鬲彝。	潘祖蔭、端方舊藏 《集成》09294		
49	亞醜方簋 (觥改製)	下層銘文:[亞醜]。 者姁以天子鬲彝。 上層銘文:[亞醜]。	《西甲》7.18 《集成》03098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50	亞醜方彝	[亞醜]。	《西清》14.3 《集成》09850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銅 2356)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51	亞醜方彝	[亞醜]。	《集成》09848 現藏美國華盛頓弗里爾美術博物館		 蓋陽文  器
52	亞醜方彝	[亞醜]。	《西清》14.2 《集成》09849		
53	亞醜壘	[亞醜]。	《集成》09766 山東省濟南廢品庫揀選，現藏山東濟南市博物館		 蓋  口
54	亞醜壘	[亞醜]。	《西清》12.6 《集成》09767 現藏美國明尼亞波利斯美術館		 蓋  器
55	亞醜壘	[亞醜]。	劉體智舊藏 《集成》09764		
56	亞醜壘	[亞醜]。	曹秋舫舊藏 《集成》09763	未見	
57	亞醜方壘	[亞醜]。	《集成》09765 現藏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		 蓋  口沿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58	亞醜者姁方罍	[亞醜]。 者姁以天子鬲彝。	《集成》09818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蓋  器
59	亞醜者姁罍	[亞醜]。 者姁以天子鬲彝。	《集成》09819	未見	
60	亞醜父乙鼎	[亞醜]。父乙。	《西清》1.5 《集成》01819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銅 2106)		
61	亞醜鼎	常盃。(器內底) [亞醜]。父丁。 (器內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 1946 年購自北平 NA1644		
62	亞醜鼎	[亞醜]。	《寧壽》1.32 《集成》01440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銅 2275)		
63	亞醜鼎	[亞醜]。	《西乙》1.42 《集成》01434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銅 1329)		
64	亞醜鼎	[亞醜]。	《西甲》2.17 《集成》01436 容庚曾疑偽，後改爲真		
65	亞醜鼎	[亞醜]。	《西清》4.14 《集成》01435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66	亞醜方鼎	[亞醜]。	避暑山莊舊藏 《集成》01438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銅 1933)		
67	亞醜父丙方鼎	[亞醜]。父丙。	頤和園舊藏 《集成》01837		
68	亞醜父丁方鼎	[亞醜]。父丁。	潘祖蔭舊藏 《集成》01839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69	亞醜父丁方鼎	[亞醜]。父丁。	劉體智舊藏 《集成》01840		
70	亞醜方鼎	[亞醜]。	避暑山莊舊藏 《集成》01442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銅 1657)		
71	亞醜方鼎	[亞醜]。	梁上椿舊藏 《集成》01443 現藏上海博物館		
72	亞醜方鼎	[亞醜]。	《西清》4.13 《集成》01444 (01441 重)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銅 2344)		
73	亞醜方鼎	[亞醜]。	《西清》4.18 《集成》01445 (01439 重)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74	父己亞醜方鼎	父己。〔亞醜〕。	《集成》01867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75	亞醜鼎	〔亞醜〕。	曹秋舫舊藏 《集成》01433	未見	
76	亞醜鼎	〔亞醜〕。	陳邦懷舊藏 《集成》01437	未見	
77	亞醜父辛鼎	〔亞醜〕。父辛。	《集成》01884	未見	
78	亞醜季作兄己鼎	〔亞醜〕。 季作兄己彝。	《集成》02335 陳邦懷舊藏	未見	
79	亞醜鬚	〔亞醜〕。父丙。	《西清》30.13 《集成》未收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80	亞醜者姁鬚	〔亞醜〕。 者姁大子彝。	潘祖蔭、吳大澂、端方 舊藏 《集成》00917		
81	亞醜鬚	〔亞醜〕。 作季彝。	《西清》30.14 《集成》00886		
82	亞醜簋	〔亞醜〕。	避暑山莊舊藏 《集成》03096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銅 1964)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83	亞醜簋	[亞醜]。	劉體智舊藏 《集成》03095		
84	亞醜簋	[亞醜]。	《西清》14.1 《集成》03099		
85	亞醜簋	[亞醜]。	吳大澂舊藏 《集成》03097	未見	
86	醜父丁簋	[醜]。父丁。	《集成》03178 福山王廉生舊藏		
87	亞醜父丁簋	[亞醜]。父丁。	《集成》03310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88	亞醜父辛簋	[亞醜]。父辛。	《集成》03331	未見	
89	亞醜父辛簋	[亞醜]。父辛。	尊古齋舊藏 《集成》03332		
90	亞醜父辛簋	[亞醜]。父辛。	《西清》28.16 《集成》03333 清宮舊藏，後歸丁樹楨、羅振玉 現藏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 《集成》：「《西清》蓋銘真、器銘偽。」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91	亞醜媯鏡	[亞醜]。媯。	潘祖蔭舊藏 《集成》00399 現藏上海博物館		
92	亞醜鉞	[亞醜]。	山東省青州市 蘇埠屯1號墓(M1:2) 《集成》11743 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93	亞醜戈	[亞醜]。	《集成》10839	未見	
94	亞醜矛	[亞醜]。	山東省青州市益都街道 東夏鎮蘇埠屯村出土 于省吾舊藏 《集成》11438		
95	亞醜矛	[亞醜]。	山東省青州市益都街道 東夏鎮蘇埠屯村出土 劉體智舊藏 《集成》11439		
96	亞醜矛	[亞醜]。	山東省青州市益都街道 東夏鎮蘇埠屯村出土 (山東金文集存) 《集成》11440		
97	亞醜矛	[亞醜]。	山東省青州市益都街道 東夏鎮蘇埠屯村出土 (山東金文集存) 《集成》11441		

序號	器名	銘文釋文	出土或傳世資訊	縮圖	醜字銘文
98	亞醜矛	[亞醜]。	山東省青州市益都街道東夏鎮蘇埠屯村出土 (山東金文集存) 《集成》11442 現藏上海博物館		
99	亞醜矛	[亞醜]。	山東省青州市益都街道東夏鎮蘇埠屯村出土 (山東金文集存) 《集成》11443	未見	
100	亞醜斧	[亞醜]。	山東省青州市益都街道東夏鎮蘇埠屯村出土 (山東金文集存) 《集成》11777 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未見	
101	亞醜鏃	[亞醜]。	山東省青州市益都街道東夏鎮蘇埠屯村出土 (山東金文集存) 《集成》11796 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未見	
102	亞醜鏃	[亞醜]。	山東省青州市蘇埠屯1號墓(M1: 23) 《集成》11797	未見	
103	亞醜器	[亞醜]。	《集成》10497	未見	

附錄二、亞醜者姁器銘文拓片

			
<p>〈亞醜者姁甗〉 《集成》00917</p>	<p>〈亞醜者姁方尊〉 《集成》05935</p>	<p>〈亞醜者姁方尊〉 《集成》05936</p>	<p>〈亞醜者姁方爵〉 《集成》09090</p>
			
<p>蓋內</p>	<p>器內底</p>	<p>蓋內</p>	<p>器內底</p>
<p>〈亞醜者姁觥〉 《集成》09294</p>		<p>〈亞醜者姁觥〉 《集成》09295</p>	
			
<p>器內壁</p>	<p>蓋內</p>	<p>〈亞醜者姁壘〉 《集成》09818</p>	<p>〈亞醜者姁壘〉 《集成》09819</p>

## A Study of the Yachou Zhehou Group of Bronzes from the Late Shang Period, Including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Yachou Square *Gui*\*

Chang, Li\*\*

### Abstract

Among the bronzes inscribed with clan names in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those with the “Yachou” inscription are notable for several features, including a higher proportion of square forms, the uniformity of their excavation sites known today, and a lack of other compound names for clans known so far. Of the Yachou bronzes, a group also includes the compound “Zhehou,” the inscription translating as, “Yachou Zhehou venerates noble ancestors and princes with this vessel.” The bronzes in this group include *yan*, *zun*, *jue*, *gong*, and *lei*. Besides the *yan* that does not survive, the vessels in this group seen today are all square in shape and mark the nobility status of the owner. According to a component of the Zhehou name, it is apparent the owner was a woman. Since most Yachou bronzes only feature the clan name, the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the inscriptions of this Zhehou set of bronzes is important and key for understanding the Yachou clan vessels as a whole.

After a review and study of the extant Yachou bronz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Yachou Zhehou group of bronzes, especially the unusual form of the “Yachou square *gui*.”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ronzes combined with a technical analysi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is square *gui* and what the contents of this group of bronzes actually were can be made. Then, further categoriz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form of the inscribed “chou” character finds that based on the strokes of the radical in the character and its component configuration, observations of such notable features can be observed about the layout of lines, loc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protruding characters, and reversed writing. Combined with a study of the forms and decoration of the bronzes, they are compar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 casting techniques found at Yinxu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o offer a new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formation of Yachou bronzes. Finally, returning to the meaning of the inscription contents and its linguistic study,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origins and cultural nature of the Yachou Zhehou group of bronzes, and from this group to reflect on its relation with a group of people, which helps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ituation of women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Keywords:** Yachou; Zhehou; Yachou square *gui*; Subutun, Shandong; Anyang, Henan; Shang women’s vessel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

\* Received: 13 May 2022; Accepted: 29 August 2022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 1 商代晚期 亞醜者姁方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 商代晚期 亞醜者姁方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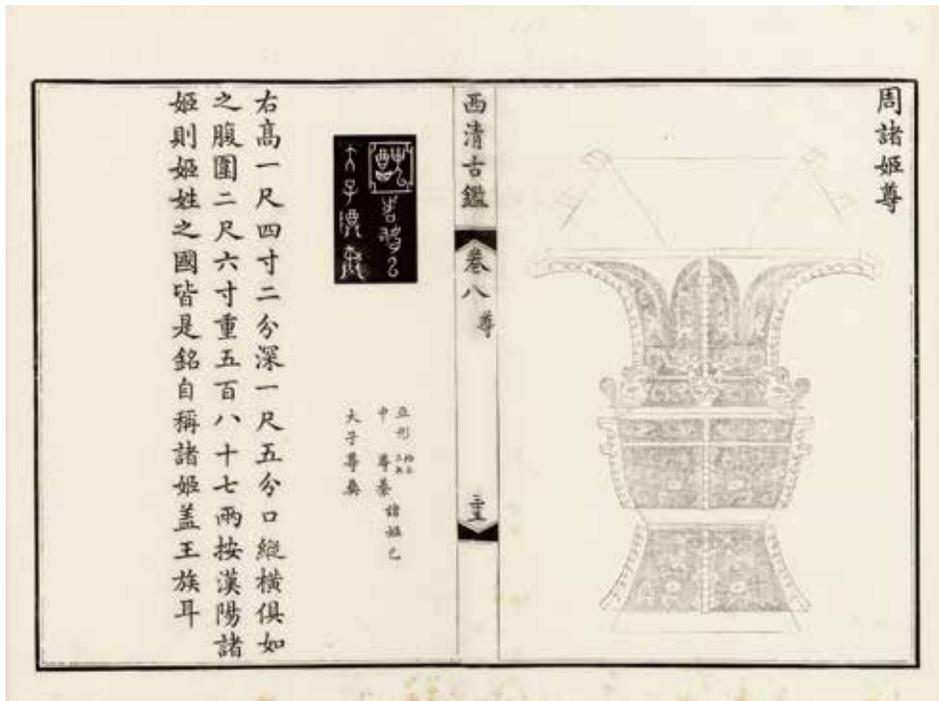


圖 2 《西清古鑑》卷 8 之 35 〈周諸姬尊〉



圖4 商代晚期 婦好方尊  
安陽小屯婦好墓出土



圖5 商代晚期 后嫫癸方尊  
安陽小屯婦好墓出土



圖6 商代晚期 亞長方尊  
安陽花園莊東地 M54  
出土



圖7 商代晚期 亞址方尊  
安陽郭家莊 M160 出土



圖8 商代晚期 亞醜方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商代晚期 亞醜方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0 商代晚期 亞醜者姁方爵  
張廷濟舊藏



圖 11 商代晚期 獸面紋方爵安陽  
小屯 M331 出土



圖 12 商代晚期 亞址方爵  
安陽郭家莊出土



圖 13 商代晚期 亞醜者姁方觥  
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藏



圖 14 商代晚期 山父乙方觥 清宮舊藏



圖 15 商代晚期 父乙觥  
德國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藏



圖 17 商代晚期 亞醜方簋器內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商代晚期 亞醜方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 商代晚期 亞醜方簋 X 光攝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科技檢測實驗室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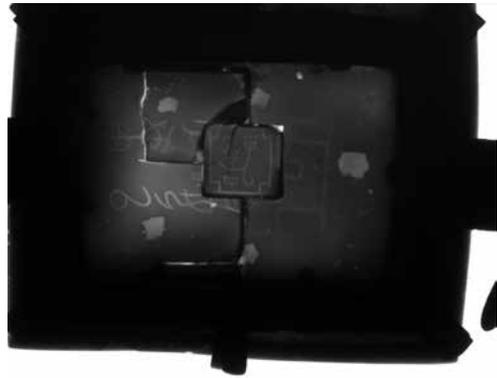


圖 19 商代晚期 亞醜方簋 X 光攝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科技檢測實驗室提供



圖 20 商代晚期 亞醜方簋 X 光攝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科技檢測實驗室提供



圖 21 《西清續鑑·甲編》 卷 7 頁 18  
〈周亞方彝〉



圖 22 商代晚期 亞醜方簋口沿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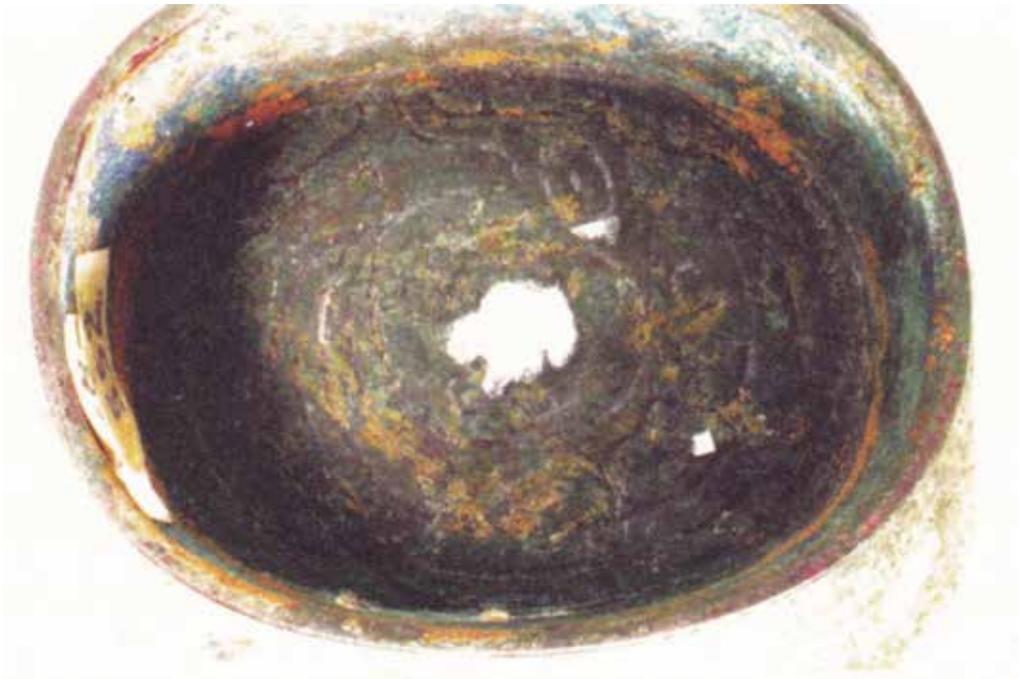


圖 25 商代晚期 亞醜解器外底 山東蘇埠屯墓地出土



圖 23 商代晚期 亞醜者姁方罍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4 商代晚期 亞醜觶 山東蘇埠屯墓地出土



圖 26 商代晚期 亞醜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7 商代晚期 亞醜壺器外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8 商代晚期 寢小室盂器外底 西北岡 M1400 出土



圖 29 商代晚期 亞醜鉞 山東蘇埠屯 M1 出土



圖 30 商代晚期 亞醜爵 山東蘇埠屯 M7 出土



圖 31 商代晚期 亞醜觚  
山東蘇埠屯  
M7 出土



圖 32 商代晚期 亞醜媯鏡  
上海博物館藏



圖 34 商代晚期 亞醜鼎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33 商代晚期 獸面紋鏡  
山東蘇埠屯 M8 出土



圖 35 商代晚期 冊融鼎  
山東蘇埠屯 M8 出土



圖 36 商代晚期 亞醜方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7 商代晚期 融方鼎  
山東蘇埠屯 M8 出土



圖 38 商代晚期 亞醜方彝  
美國華盛頓弗里爾美術  
博物館藏



圖 39 商代晚期 亞醜方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0 商代晚期 亞醜方罍  
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藏